



麟溪集辰卷

序

義門詩卷序

浦江監縣公八兒思不花与予同肄業上庠迺祐戊午公擢進士第入官別去已二十年今自浦江來始相見於京師即謂予曰予歷官縣州民未易化敷於孝義者惟浦江鄭氏為然鄭氏遠祖有諱綺者始創家至其六世孫文嗣家益盛自文嗣迄今又三世不分財不異爨歲侵民飢復出粟以賑其鄉黨其六世時縣大夫為言之郡公又言之帥閩帥閩又言之江浙行中書廉訪使者又知復察焉至大四年秋朝廷遂表其家曰孝義云予嘗一至其家居各異室

而食則同一堂男子以次而坐女婦則別為一室而
其次亦如男子別坐為僮僕之流亦序坐於別所食
畢各事其事日有課月有程而不敢私吉凶慶弔之
費一稟於尊長二百餘年如一日九世如一人若鄭
氏者不亦敦於孝義者哉予欲率大夫士賦為歌詩
以美之子盍序其事於篇端余惟古之時公卿大夫
士則異宮室以居庶人各守其業木嘗有分之名而
亦未嘗不分也是以同井之民水旱豐凶又有相調
之義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秦以來民始以異居
為嫌而有同居之表焉然上有法以分之有禮義以
同之則天下之民皆禮義之民也獨浦江鄭氏乎哉
鄭氏之澗可行於一家獨不可推之天下乎鄭氏可

謂敦於孝義者矣而監縣公可謂善於為政者矣予
既嘉鄭氏之賢而又多監縣公之美乃為之序願一
二同志播之聲詩俾傳不朽亦樂與為善之大者亡
統三年九月廿九日國子司業呂思誠拜謹序

義門詩序

婺郡浦江鄭氏九世不析居合族至二百餘口屹然
為其里義門里歲儉又能推其餘以濟飢者有司上
于朝旌其門復其家久矣凡父子相繼為一世而九屬
之親通曰族然自己而上四世至高祖自己而下四
世至玄孫其服窮矣又翁殺而至于服窮其親畢矣
服窮而親畢謂之絕族然而世人固有不待乎服之

窮而息已衰親之畢而義已竭者是以繼世而不能
薦於親棄族而不能厚於義荆枝委瘁同姓塗人良
可歎哉今鄭氏世能繼其志傳愈久而族益大服窮
於四世而鄭氏則不以服窮而弛息親畢而族絕而
鄭氏則不以親畢而廢義何也息之薦義之厚也薦
於息則厚於義厚於義則輕於利輕於利則夫人可
同也而況於親屬乎故凡親屬之所以致爭而異者
將以私其田廬爾將以私其貨賄爾將以私其器用
爾將以私其婢僕爾是見利而不知義也於是骨肉
絕親戚離而況於服窮親畢乎使皆知薦於息而孝
其親則必曰兄弟吾親之體也體可分乎曰祖宗吾
親之所自出也則同吾親之所自出者其可異乎若

然則庶幾乎知義而自不私於利矣雖百世猶尔也
又何變乎今人鄭氏則誠薦息厚義而輕利者耶且
不惟睦其族而又能推其餘以仁其鄉黨閭里益可
尚已同郡王餘慶氏聞其義而慕之作四言古詩十
又二章以歌詠之傳誦之而復敘之其詩曰
屹屹鄭門

國攸崇子匪門之屹屹義之隆子睦鄭族
國攸復子匪族之睦睦恩之薦子既薦其息聿隆厥
義樂爾同居屹于世有田有廬居共守之爰蓄爰
積不私有之教之詔之兒無常父號之名之奴無常
主歲時烝嘗衍之燕享少壯奉侵頌白在堂孝友敬
恭成習其性世遠彌篤族大以盛孰親而隆孰疏而

殺服則有窮壹博于愛氏實視之維鄉之模矧能明之以已之餘維

國復之以勸鄭族匪勸鄭族式化民俗維

國崇之以旌鄭門匪旌鄭門民俗其敦我歌聲詩播

于風雅無教其義維爾來者前經筵檢詩同部餘

慶撰鈔轍人善

義門詩序

葵浦江鄭氏九世同居舉宗二千餘指

朝廷旌而復之昭其義也始予讀鄭氏家規見其跡

理有條用意周密三四讀不自休乃得其致此之道

焉其言曰長其家者謹守禮法又曰公無私為之本

吁慎斯何也以注維千百世誰能易之况九世乎且

昔之九世同居者其道唯忍能忍信美矣然猶抑遏

禁閉弗使自彰而不平之根固潛形匿影于中子思

相與忍之者有時或不能忍也曷若持公無私率履

自度閑之以義眾志自定非忍若忍矣在易成之象

曰山上有澤成君子以虛受人無私也家人之象曰風

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謹其身也義於是

乎行今鄭氏之家之長之制其下也謂用斯道又謂

子姓各盡其慈孝友恭之義將世有其人矣故為之

放古章句以陳其音豈獨洵鄭氏之美抑申勸以義

庶繼、無致其詩曰

我、清門曰桂庶義

錫命有輝伊鄭氏攸流、編列曰喻者利我聞義

殷云何弗異彼曰是常斯今九世自昔高曾其知其
勤嗟我兄弟式廓志事子孫既繁受禮大以著燻篋
失聲宗也無墜孰細取家勤謀以術歸然一若載字
載誨匪直也言維躬是視頌其躬昌維尸之維上
帝取命不偏不虧有脊有倫因物以宜之雅之繩之
斯式刑儀之婦勤登賦巧有似為昏姻祀事孔惠孔
時衆手指千庶務以治終歸厥風率由成規昔公藝
氏張見紀先史世歎其難今門不已維枝葉之華本
實何似以古以今未之克比懿哉若人悌德萬類天
錫難老俾躬以喻孫子多賢施于文照昭茲嚶來勿
替引之引之維何念祖歛之為猷化艱乃玉乃金嗣
係徽音振君子之林聿脩厥身以夷厥心同郡葉歲

撰
字景
金華人

義門詩序

國朝在表孝義著為甲今以風示海內發之浦江於
是列上鄭氏之行義中書部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
不聞而美之鄭氏之以義稱者蓋延于天下矣予獨
以予之知鄭氏將詳於天下之人也乃從先生受學
舍其家見其二老人順卿嚴重慎舉動達卿佃儻不
為邊幅然怡之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
人恂之如也朝夕出告入而隨才能授以事客至坐
堂上左右執酒脯揖讓升降不敢離尺寸予處其尊
勿親疏間既久耳之所濡目之所染無間言也是時
扶聚而同釜爨者已數世矣上承

朝廷旌號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蕃至今其義
問益著男女筭冠婚嫁有其節死生慈祭有其禮相
愛以恩相接以文他如義屋義阡官廩凡疏遠之屬
發廩採災以及鄉鄰之人其事皆可紀乃會
上有蠲復之令優渥又加焉予故諸生也東鄉而望
將為二老人壽而達鄉已不可任順鄉高年者德內
無恙而予獨不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
上德而贊風美者莫如詩歌賢大夫士既倡為之烏
可慶諸生之義徵諸隋唐以來孝友之家如張公藝
宋興王丕李自倫之流庶幾三代之民故世咸義之
所以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至矣然郡邑齊民猶以
財力相雄長豈不遠夫子故論次其所知者以明

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茲為稱其亦風示之意云
爾乃歌曰

嬋媯鄭氏族大以蕃既蕃且同義問彌敦思仰祖父
自躬載德有田連々有廬翼翼以播以祀以脩以歲
以貽孫子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
其從如兩肅雖孝交莫匪爾親厥初有生不異爾身
服以世降恩則罔竭毋傷剗荆永懷瓜瓞乾糲之愆
由小失大不見是圖敬奉明戒推我同姓逮我疏屬
曰居曰歲有阡有屋流風四徂被于鄉閭歲既荐荒
我寧弗輸浦陽之江其流瀟々高門有閱挂命有煒
小子作歌告德于曾永言保之祖武是繩同郡胡邦
翰撰 字仲申

義門詩序

婺之浦江鄭氏世系榮陽以仕宦居睦有諱淮者遷
焉其孫冲素處士綺嘗上書代父照死罪而父寃得
白毋張病孿事母三十年不怠臨沒誓子孫不私其
財宋朝請郎晏公穆為志其墓綺生聞之生運生
政皆克承先志政沒今漳之龍溪尹方公惟懋文其
隧碣政生德珪龍游丞德璋青田尉仇人以法中德
璋當建德珪爭往竟代之死德璋慟哭幾絕負骨歸
墓廬墓并葺德璋沒今侍講學士黃先生銘之而事
貝宋史孝義傳德珪生文嗣德璋生大和文泰成能
齊其家縣府列狀部使者以聞
朝廷旌表其門開學虞公為之頌饒于石揭文安公

作孝友傳陳編脩又記其事蹟焉大和著家規九
十有八條陳監丞為序其端而大和之子欽續著七十條
危應奉為之序而其圖譜則進士吳君萊序之其家
塾曰東明精舍則處士宋君濂記之賢士大夫歌詩
盈軸而黃先生又序其德於是鄭氏事載甚悉文嗣
生繼之生渭之生樞等食猶比二千而同居九九
世矣至正庚寅秋渭之弟漢淵湜洪克進士賦來
唐四方聞其風歌咏繼作又裨陶凱為之序焉嗚呼
古之宗法廢民始輕於弃背其親戚有能復古道者
亦不多見矣若鄭氏雖善守家法有不關於
國家之氣化乎始自冲素若歷數世而家道益裕子
孫多賢亦足以見我

元德澤涵濡之盛矣昔聖王在上善理其民所以能
使一國猶一人天下猶一家者由上焉者以一國天
下之心為心而下焉者不自以其心為心故能維持
防範久而不衰蓋鄭氏所謂人不自為心而能均平
齊一者歟引而伸之千載猶一日也
朝廷旌泐固足為斯民勸而詩人咏歌又豈不足以
繼二南之風乎故題諸卷首以為序云是年秋九月
三日天台陶凱序字中立

鄭濤字序

初予讀浦江鄭氏家範嘆其扶導之有方意必多佳
子弟出於其間恨未之見一旦列讌于祭酒之堂忽
鄭深仲幾自外至且謂予曰深弟名濤已嘗筮賓行

三加之禮字之曰仲舒矣濤慕先生之風當深來燕
時濤再三為深言欲求先生之文以自勗深將南轅
顧先生有以教濤也予復之曰是惡用余文為我余
自閩南北走京師六七千里間嘗與觀水之文矣初
踰錢唐見怒濤自海門來神惟臨突不可具狀縱者
橫者趨者迎者昂者俯者衝而闖者欲升而復偃者
奮將擊而回薄者雷霆方驚而風雨至者萬騎裹甲
乘秋風而疾驅者予竊意水之文已止於此而他水
不能皆然也及渡大江也亦然非惟大江也及沂黃
河也亦然江與河雖不如錢唐之潮汐有時而水之
文相與衝激而成則無少異予又竊意天下之水唯
相激然後成文不激則不能文也及休沐之餘與鑿

坡諸公遊西山太湖間翔風挾水作聲勢無異於昔
時所見者迨夫天開風定向之怒濤舒而為平夷一
碧萬頃雲光下映塵埃不驚翔禽游魚飛泳左右靡
不粲然可觀予方悟水之至文元在此而不在彼也
天下文之妙者其能越是乎是知駕風鞭雲噴沙裂
石者乃文之粗冠冕佩玉屹然山立動中不度者方
為文之至者也今以濤之名若字言之雖魯愈氏復
生論文之妙亦不過此濤但當如司馬子長游淮浮
洛歷觀海內名山川以昌其文氣則天下文之妙者
將在濤矣惡用予文為哉惡用予文為哉予聞濤蓋
鄭氏之佳子弟治進士業甚精予知其必見用於時
故以古之學文者告之庶幾有以復於濤也他如脩

身關家之道則具載家範濤蓋行之有素矣予何言
哉具官陳旅序

字眾仲

送鄭架閣秩滿東歸序

今浙之東而以孝義樹立門戶為仕族望者發之浦
江鄭氏也近有家範二卷多傳於士林云其子姪之
賢曰彥平甫者受知當路任為行宣政院照磨架閣
官院雖無事君優游在職門無雜賓所接皆禮法之
士而於學佛之徒尤不與進至一切無益之玩不聞
於門屏之間雖家範之訓有以成之要自其心之所
安也於是至正八年之春秩滿受代即戒行以歸諸
掾郎載酒與肴觴而餞之江許有言於君者曰院雖
無事然吾儕追趨大官不暇君可以自暇而未嘗以

暇為嬉謂居官宜爾也今春事方嫵湖山佳麗尤好
事者之所嬉戀游覽而不能釋然去者而君之治在
則汲之焉若有所適無乃不足於暇裕之意乎若應
之曰不然吾家宗族同居累世長幼子姪二千指日
則齒會於有序之堂以合食於同心之堂頗自謂有
一家之政焉吾自來杭三年不得朝夕會聚吾奉家
法誨言日夜以勤謹自持常恐羞之何敢以玩游自
貽悔尤哉且受代而過為留寓又家範之嚴戒也吾
行矣毋歷舉酒於是衆咸喟曰居家理則治可移於
官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觀君之居官如此而知
其恪守家範如此階而進焉其有裨於政化可期矣
時饒者院掾史道琮江澄蘇友龍舒常王宗敏傅元

澍咸在乃遣四明劉子青次第其言而為之序序曰

上巳日聽琴東明書舍詩序

王右軍蘭亭之集有觴詠而無絲竹韓退之太學之
宴絲桐詠歌蓋兼有之或者徒恨夫流觴曲水之樂
不若祭酒之堂之樂而不知退之之所以樂其樂者
殆不在絃歌間也至正四年三月二日予自烏傷薄
游浦陽鄭氏之義明明日主人貞和君領客偶酌東
明山上蓋君廵師課諸孫讀書地酒行且弄有弄琴
于室者君之孫仲舒仲潛也目思退之太學故事此
維其時遂以乃祖之命之二生徙坐于堂遷琴于床
兄弟薦行更鏘迭鏘一鼓而薰風生再鼓而流水泱
泱三鼓而鶴鳴于臯鳳翔于岡於是賓主雍容整冠

飲蒙飲不至酣樂不至荒僉曰為孝義之門讀書之
房藹乎儼然替日祭酒之堂也豈不然哉時在坐者
浦易戴仲游對能金華宋景濂東陽蔣文用暨易揚
本初義烏黃仲恭皆一時俊彥既各賦詩以紀其事
二鄭生後而廢之於是天台應奎翁為之序字伯章

經筵錄序

今天子以上智之資成明並至動合天運優入聖域
臨御日久將遂躋斯世於靖嘉而猶迪文是先典學
為務乃至正更化之始特開經筵博延儒流敷繹
古藝所以廣咨政理參求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
維是經筵之設
因之林憲其事體之重既領以丞相而宰執侍從必

由妙柬得預勸講至於講文則視成於檢討檢討具
稟詳畢白于丞相及諸講官眾論允合然後進焉故
檢討者其秩雖輕所職甚近皆以布衣自
廟堂公選為之士之為之者曰得以聖賢仁義禮樂
之道言今治忽成敗之故微聞
當守而寤

主意於片言誠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浦江鄭仲舒之
為檢討也哀其所進講文為一編曰經筵錄摭如
干篇故事講文月凡三進每奏一篇

天子既以置諸左右比三歲又按每月所進為錄以
獻以備乙夜之覽鄭君是編蓋錄其副而藏於私
家其各篇之首悉記日月與

天子宴間之所請中奏對之名者謹其事也昔者曾
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初若為
學者設也及漢董仲舒舉以告武帝於是行以知帝
王之學亦不外是焉今觀經筵講文剖析精詳陳
述曉暢其實類乎唐人之粹類經史而指則切其法
倣乎宋儒之大學衍義而辭尤直而其大要不過以
尊聞行知有望於吾

君誠以聞之則必尊聞而不尊猶不聞也知之則必
行知而不行猶不知也然則今日

天子之盛德弘業高明光大而成帝王之治者豈非
聞而能尊知而能行以加之意乎嗚呼觀乎是編而

文儒啓沃之功

聖學緝熙之効以及

國家一代之典故皆可見矣竊惟孔子贊易序卦居
未政即斯義序其畧以繫諸未簡云烏傷王禘序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哀其所進勸諍之文若干篇為
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携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
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
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
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傳說告之乃更勤講學之
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敷學半
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脩然後所造為益深所積為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期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為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為一代之治至於為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論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否其不繫於誦學之興廢哉

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食菲而衣綈臺卑而園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遊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迹存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諭者莫不畢趨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誦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書皆不以卑近淺陋為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勸諍聞必為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

之盡忠

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為聖學之勉然陽朱子之在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為聖學之勸然皆不能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眾今仲舒是錄既無媿乎三子之所陳而又曰綴初講之臣以悟當守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其以文字見知於世難矣况得施之

朝廷而又當

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歎歎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為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垂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仲舒名濤世居浦江之白麟溪上兄弟二人俱通籍禁中為時所稱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望日同門友戴良謹序

贈鄭仲舒還朝序

浦陽鄭仲舒以才學受知今太師丞相由布衣入經筵為檢討會參贊官闕即命攝其官余與仲舒同里聞而託三世之契至是以官驟而申寮友之好休暇過後尤密暨予以老得謝而退休于田里仲舒

亦以外艱南歸服除當還
朝朋友咸為賦詩而徵予以序為贈言之首蓋贈之
為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今之
贈言者直欲為之延譽俾增重於一時仲舒之先聚
族而居迄今九葉

朝廷既挂其門問而復其徭役士大夫莫不為之紀
誅以侈其事仲舒染濡家慶義方之訓厚自樹立卓
然有過人者予固無以為其增益而仲舒有

國之元臣以為知己凡所納交皆鴻生魁笈亦無俟
予為之延譽而有所增重若夫攄瑰奇之素蘊酬特
達之殊遇以增崇乎遠大之業此則予區區愛助之
情不容已於言者也故今

明良相逢夙夜圖治網羅衆彥靡或遐遺仲舒諸父
昆弟宦游于京國有同外館閣者仲舒踵武蟬連奕
葉之盛衣被

雲漢昭回之光使澤加於人名垂於後在此行矣豈
但躡尋故步取一資半級以為州里之榮哉願予衰
朽殘生無所可用結廬墓左待終天年追念向來英
俊之並游恍若隔世於仲舒之行雖不能無歎豔賡
慕然以心思凋耗華硯荒落無從藻飾雅談鋪張盛
舉聊序詩以附見子屬望之私庶幾作者之意也至
正十三年秋八月乙未朔里契末黃潛序

鄭氏義感詩卷序

浦江鄭氏同店凡九世一門孝義為鄉邦所稱有二

馬在廐食必同時一出則一為之不食鄉人士以為行義所感賦為詩歌以志之俾予為之序昔江南徐鉉與其弟錯特相友爱錯馬未歸鉉馬為不如草鉉馬出亦如之予素不樂聞奇佹事以為馬乃異類焉能至於斯設有之亦適然尔非可以常也不然何獨聞於古人而今人乃不見之也予因疑紀述之家欲扶世而導民故掇其適然者登載之謂異類尚然而人可不能然非實有之也今鄭氏之去鉉時三百有餘歲矣而其事之後先如出一轍紀述者之言蓋有是徵也嗟夫孝義之至亦何所不至哉金石雖堅可得而貫神明雖遠可得而通凡有血氣者孰不感召於轉移之間予又疑世之人忽之而不修者何其多

也豈其計果出馬之下哉且馬微物爾不知昆弟之親而猶能若是豈有人而不能者乎予為敢以是澆疑斯世之人也予不敢疑之而人或不自愛至有紛兄臂而奪其食者豈子所敢知哉豈予所敢知哉初鄭氏有二犬各生子而出入更相乳哺予猶未之奇今觀二馬之異似決非適然者日本作詩者之意為之序嗚呼人孰無兄弟哉讀予文者尚當知所勸也

金華宋濂序

三老圖序

浦陽鄭氏由宋著孝友東南逮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所見者五世焉幼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焉今

年伯陽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
有二既壽且康人以為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為三老
圖仲舒雅不自多以書遺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憲以
乞言也吾兄弟幸皆高年素惇朴於言無所取長而
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
昆曷取而圖諸由是益脩敬愛以堅晚景則所願耳
幸有以激其衰懦余辱命作而言曰天之所界智不
能違天所不畀力不能取子何慙乎真元之氣人鍾
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又鮮也際其會者鮮矣
會而保其全又鮮也而况於昌其後益又渺矣故
古之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羨之必綏之以多福
焉故其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

不徒祝之必介之以有壽焉故其詩曰既多福祉黃
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以為未盡其期望之心焉於
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
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膺之乎蓋亦難矣自成
周已然非天固畀於人氣之所鍾不齊也漢荀爽唐
薛元敬之屬人仰之若龍鳳可謂鍾其粹際其會矣
而壽考果何如哉徐伯珍李仲黃人稱之為四黃四
皓可謂際其會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如哉蓋未聞
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厚矣當天天下改物之初伯
陽偏處疆場一彼一此敵常利之有乘間之心仲舒
遠仕朔土之值傾覆殊鄉異井無暮功之親詎虞白
首復有今之集乎兄兄弟弟怡怡愉愉不待爵祿

而多福綏之矣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
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蟄其未艾則
多祚胤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美矣自它人處之逍遙
山阿優游畢歲何適而不可哉而仲舒日侍其兄歆
乎猶諸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繼自今
益篤不忘

國家崇養老之義憲也乞言也將必有以取之余且
望間而趨采仙華之芝酌麴糶之酒合群從取詩人
之辭咏而敬之以為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
以論諸子山鄭與故事猶在書中容亦有此客否洪
武九年冬十有二月金華胡翰記

送鄭枋序

浦江鄭氏之義門其規畫甚詳其論著尤富其子孫
世守之黃陶淵漬非一日之積也八世孫仲舒甫留
京師且三十餘年恂々然有退讓之風閉門深巷日
夕以稽經誅史為事發為文章溫純雅潔博達之君
子每稱焉初以大臣論薦辟經筵檢討遷翰林國史
院編脩官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升太常博士方
名聞家食俄至城破仲舒甫倉皇就道扶病脫萬
死僅抵金陵凡內交於仲舒甫者見其形羸伏枕服
餌無功皆憂形于色相謂莫之為計至之明日家禮
甄保來自浦江县言家替枋將泐途訪尋迎養之淮
南不值則之大梁大梁不值則徑趨北燕越四日始
父子始相見於旅舍凡內交於仲舒甫者見其鬱然

凝結一旦冰釋莫不為之忻懌枋因告義門之尊幼
保全於戎馬擾攘之際鎮禦之將帥郡邑之守令皆
知尚德好義與予庇護之力為多是以家訓之所承
傳者不至遽廢也余初游京師仲舒甫屬序其家規
及過金華欲觀義門之盛而不果何幸再見枋於九
世者乎近世金華之宗工鉅儒相踵而起枋生禮義
之家加之以見聞之素固已異於他人益宏其志益
厲其業將沛然而莫可禦矣其還也能文者咸作詩
以送別而余為之序臨川危素太朴書

又

浦江義門鄭君仲舒北仕于燕三十有餘年不聞問
亦且十年仲舒之子枋車居常皇皇如也

王師既下燕枋車即告行于尊長往迎方燕之下也
凡有仕籍者徙而處之汴京者有之徙而處之兩淮
者有之挾而致之南京者有之而蹤跡仲舒之所之
言人又殊或言南京或言兩淮或言汴京又或言於
時仲舒已解官不在行間仍留燕也然言之南京者
十五六後者惑於所之枋車曰古之人尋其親也無
方而獲見為者多矣况吾父有方乎燕也汴也淮也
南京也吾無不之為則吾父當無不見焉又奚惑乃
行行次京口遣從者走南京訪焉比從者至於南京
則仲舒之至南京也二日矣方病臥逆旅從者以告
枋車枋車無程而來仲舒見而悲之而喜之而不知
病之去體也丙寅于仲舒之士會曰仲舒幸哉有子

如此若舛車真無忝義門子弟我余竊以為舛車之
來子戢也而其事則殆有陰騭之者使舛車竟絕江
如淮如汴如燕不先之以從者如南京至不至何從
而知之先之以從者矣使仲舒之至也後二三日
舛車亦且如淮如汴如燕矣舛車行萬里外而仲舒
客南京病臥而愁居左右就養將仰之誰哉令仲舒
斯息有弛擔而從者適至乃若期然舛車遂得共為
子戢仲舒享其養而安焉此非人力也天也明年春
仲舒謀歸拜先人墓弗克命舛車代之行張孟兼氏
與舛車居同邑且親喜其能子也賦詩以餞之率搢
紳咸賦之而屬余序之同郡蘇伯衡序

送鄭州度詩序

賢王分封以來全蜀山川百神咸得所主凡諸祀事
罔有所忽是以時和歲豐民物康泰人文宣朗禮備
樂彰雖古東平河間有不能過梓潼舊有文昌之祠
世傳神以忠孝顯且主文昌之籙嘗聞近代士子攻
舉業者咸爭奉事以為就試之日得神之相其靈響
應驗往往可信

賢王素嘉忠孝文德故於神尤所加意每當遣祭必
妙選文臣以為不得其人則將有所藝也今年春以
教授臣鄭楷生長孝義之門博學勵行為時醇儒臣
懇讓家居忠節之邦早由科第名登魁榜其文章於
神若有衡會乃命將事二公奉命惟謹即日戒行而
典寶正張公且率多士作為歌詩以送之以余不工

詩經其端夫古之遣使或因鄰國交聘而遣或因宣揚威德以震服遠人而遣或欲咨詠善道以助君德而遣其任最重其人最難雖以子貢之才以使事自許而聖人猶或少之况衆人乎然余以私意論之若前之所謂使者但以專對為事苟或不其有答於道則有儀秦之辨者皆可僥倖而能今二公奉賢王之命視彼蓋大不侔者將有以交於神明故也神明者非可以僥倖而交也自非儼焉恪焉精白一心而欲神之來享來格者吾未之信也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二公誦其詩讀其書者也其能敬承賢王之命而致享於神也必矣敢因以為贈

永樂

二年春正月既望蜀府紀善廬陵廖去怠序

送鄭叔校牀度還蜀府叙

永樂三年七月丁巳義門鄭氏子焯過予孝全山房致其伯父牀度之辭曰僕以一介書生欽承

蜀府之簡知

賢王之寵名請命于

天子授以官講之職恩禮優渥錫賚便蕃今年春

扈從來

朝予告歸鄉里茲將治裝還府應教自惟十年之別萬里之行簡書有程弗克握手話疇昔此心缺如子也通家奕世能無一言以贈我乎予聞之記禮者有言良弓之子必為箕有弓之象焉良冶之子必

為裘、有治之藁之象焉士之得其師模者良弓之
箕良冶之裘也求忠孝之人必於禮義之宗者何哉
以其大本既立道由是而能生耳林度蓋貞孝先生
之家息父子俱從太史宋公游貞孝則入太史之室
者也位不滿志而林度繼之學之源遠而流長也久
矣故其處也行誼聞於家庭其出也才猷見於施舍
用能致

賢王眷注寵數若斯之隆也

賢王之所以眷注寵數若斯者豈不以林度之門閥
之人品之詞翰有非尋常所可擬倫哉然則叔度之
所以報效
賢王者宜什伯於尋常矣抑又聞之

賢王方以文化治蜀 顧問之頃所對者莫非責難

陳善之事啓沃之間所諱者莫非致君澤民之言

賢王永為藩屏 世子永作維翰忠孝之祚與

國同長它日沛之易楚之詩北海之善書東平之工

頌將輩出於

蜀府為林度之勲名成矣太史之弓冶傳美貞孝之
志頌遂矣固不羨歟敢書此以贈林度以為何如會
稽申屠澂叙

送叔度教授鄭先生還成都序

余曩歲宰浦江獲交義門叔度鄭先生情好莫逆者
二年矣及余以憂去職叔度來別涕泣歔歔不能相
捨比歸休寧山中音問未嘗闕永樂元年叔度膺

賢王薦舉赴

召除

蜀府教授道經衢之常山邑庠寓書致別余蛻封長
讀孤陋之懷喜而不寐是年秋余待罪山東壽張相
去幾萬里無由寄尺素今年夏會季父致仕禮部尚
書鄭公於長安街知叔度邑從入

勤得暇歸省松楸後余來蕪陽自以為必得與吾叔
度便道會晤有期矣子月上澣登舟升堂握手相接
延宿公館共燈燭光劇談契闊且知別後失偶令子
季克抱疾未瘳今雖孑然一身扁舟西上而曾次軒
豁無幾微刺刺顧戀之情唯拳拳以憶袁為念非忠
孝誠實達事理審出處之宜者其能然乎雖然余有

告焉當今

聖主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宵旰求賢以隆唐虞之治
賢王溫恭明哲忠孝無全吐握下士婉德姬公志存
經術崇尚師儒視河間獻王之賢誠不多讓叔度以
宏博之學承家世之遠策名

天朝司教

王府寵遇之隆晝日三接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益宜
奮勵厥志正誼明道竭忠盡誠以致輔導詩曰有孝有
德以引以翼母俾專美於前人也顧余衰憊日甚困
於有司日夕弗得少息安得與叔度常相見乎把酒
分袂為之悵然遂書此以識其意永樂三年十一月
戊戌友生新安程汝器序

道山書院倡和詩序

義門叔度鄭先生任官教之四年

殿下嘉其朴學純誠行義無缺特錄宋熙寧典故以賜之凡在臣僚罔不歆豔紀善四明王公孟炳首賦律詩以紀其事由是自長史至善明公以下咸屬和焉先生復各次韻以答通積若干首以上進殿下覽之大悅即賜和三章雲漢昭回輝耀穹壤先生拜受退以睿製不敢褻用為綾裝潢藏之以為家寶復集

府中諸作別為一卷而以題辭為屬讓攷鄭氏之先代有聞人本宋而族始大孝友之實史傳可徵自是

必求累世合食

朝廷有旌異之典士大夫有論揚之言大篇巨什載在成書先生以學行之懿待從

親王正海字又寧之日輔翼未幾而

君臣上下之間見諸歌詠已如此則積之持久豈止今日而已乎子以見義門之多賢而孝友之風不可泯也雖然詩本人心政之治忽係焉向使感於心者或殊利發於言也亦異矣方今

皇上神聖

殿下賢明雍熙之化浹于遠迹士大夫出鳴國家之盛而又得義門以歌詠之不謂治世之音不可也庸書此以為倡和詩序且以請正于先生云永樂四年八月中濟將仕佐郎蜀府教授廬陵黎讓書

錢塘話別圖序

惟三年四月戊寅章仲岳氏望婦翁歸自

京師走謁南塘謂予曰始吾一介行李以出在金陵

旅泊四閱月形神寂寞無可與語者幸得遇至人焉

浦陽麟溪鄭先生邦慶也先生雅

蜀府教授發揮正學際茲 崇遇蓋已有年近喪厥

偶乃請於 王給假暫歸道至龍江買舟與吾一見之際即如舊

交遂獲同舟共濟且道及親戚故甚相歡狎日接之

以粲然之文暨抵武林館吾于別業頗無以吞其高

誼願得片言以為詩鳴呼世降俗媮雖骨肉亦且視

為秦越相怨一方孰肯存顧於逆旅之中故小雅云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昔東坡讀杜少陵減米散同舟

路難思共濟之詩謂其可以振貪懦於百世之下又

簡吳郡司法又曰却為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

愁苟非仁人君子其能然乎予是以知麟溪義門之

多賢也因念先子昔遊麟溪見其家歷十餘世食指

藪子猶同室而居共爨而食所習者皆詩書禮樂所

脩所束者皆仁義法度繼之繩之如規重矩豈謂為

非人所可及嘗稱以激勸人去今四十年先子謝世

觀其踐台階居政府者不以文學則以德行所以宣

力竭忠贊襄登陞各奏爾能咸稱其職

聖世故亦特加 隆遇蓋知先子之言為有徵矣詩

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是之

謂乎予每思欲登龍門觀光耀聞一言以自壯所恨
嬰於痼病乾髮一方竟莫遂所懷然聞先生之在成
都凡所以作其氣者蓋以平日家庭耳濡目染繼以
粹學雄文坐擁皋比宣揚教鐸獎迪後進丕振儒風
此又仁人君子之推也曩時人父翁漢景帝未來為
蜀郡太守見蜀地僻陋遂大興學校親自飭厲化行
蜀郡至今蜀好文雅稱自父翁始矧今
蜀王殿下聰明儁拔孝友風成經學博覽度越前古
其作新斯民又豈父翁所能企及哉而先生能欽承
德意于以踐之身施之人使休光偉烈照映千古益
為天下後世之所景仰也故因仲岳之請書以泄其
思云永樂乙酉同郡唐光祖撰

鳳鳴集序

蜀府左長史致仕義門鄭先生楷詩一集皆其仕

藩府時所作而名之以鳳鳴者則

賢王殿下之所命也先生間以示余且俾為之序余
固且陋矣是以言詩乎雖然竊嘗聞之矣夫詩
發乎性情而形諸詠歌其用之可以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然斯豈易得而言哉必明乎禮義
之本深於忠孝之道者其或庶幾焉若夫締章
繪句以為工風雲月露之是尚則是悅流俗趨
時好而已耳於世教奚補哉今先生之詩淵然
而深測之而莫極其涯悠然而長紬之而莫究
其蘊其忠厚之意感激思報之誠藹然見於辭

之意可謂深遠矣其諸孫鑑及其從弟欽猶愚夫久而不能無失也求文章家作為傳譜宗分而派別之于以辨親疏于以別尊卑于以崇孝敬于以敦德義而親親之道於是乎在矣嗚呼世降俗微同氣若仇敵骨肉為路人登鄭氏之門者顏且有惡焉使得鄭氏之譜而觀之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有不油然而生者乎吾故知茲譜之作非徒鄭氏之書而殆天下之書也目題卷末庶幾覽者有感於斯云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五月義烏縣儒學教諭天台

趙奎翁題

解

鄭林恭名字解

鄭氏同居之九世皆從木以為名有從木從辛而以恭為字者避同名而改名榦、柘之別名也因易其字曰弓而質於余余乃仍其字曰恭或曰曷為而有取於榦乎榦僅可以為弓耳胡不取夫豫章榦楠栝栢椅桐之屬乎其材之美堅緻縝密文采馨香可以為棟梁為舟車為琴瑟為俎豆為噐之重為用之大是之不取而取於榦乎且榦何與於恭而聯之以為名若字乎嗚呼榦固美材而比興之則亦可以聯夫恭矣昔之論良弓之材曰其木心必正心正則其脉理皆正而發矢直夫榦之材蓋能正直而又能柔忍

故宜為弓古敷土者之所以貢之而考工者之所以
記之天下之美材也何憚於豫章楛楠等乎况弓古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所以躬習之以為禮樂征伐
之器也其器豈不重其用豈不大又何憚於棟梁於
琴瑟輩乎曰是則然矣抑果何與於恭嗚呼詩不云
乎荏苒柔木言緼之絲温温恭人為德之基此言柔
木而緼之絲以為弓猶温温而恭以為德之基而學
問進脩以成其德也夫詩之所謂柔木非書與記之
所謂幹者乎然幹非止於柔而為弓亦非止於緼之
以絲也詩之辭姑舉其一隅耳以意進志而反之以
三隅可也是故幹之柔忍而正直也既緼之以絲而
又堅之以筋角固之以膠漆而後能柔能剛可弛可

張以設以發而成其良弓之能猶基之以温恭之質
而學問進脩以成其剛柔正直之德也雖然學問進
修之道亦無他恭而已矣程子之言曰天地之正氣
恭作肅便雍也盖恭則正正則肅則雍雍則温
之至也然則剛柔正直之德實本於恭也故曰萬恭
而天下平噫人之弗温弗恭隨其德之基矣可不戒
哉幹也學詩而慕德余雅謂其可与言詩又嘗與之
讀程氏遺書故為之作名字解云臨川陳剛述詩伯

鄭君仲瞻字說

人之為人無以異也而有一鄉所瞻者有一國所瞻
者有天下所瞻者豈不以其德哉德冠乎一鄉則一
鄉之人瞻之矣德冠乎一國則一國之人瞻之矣德

冠乎天下則天下之人瞻之矣昔衛之武公居衛而
衛人具瞻焉居周而周人具瞻焉瞻之不足而賦淇
澳以美焉夫衛人之所以瞻焉者豈曰其為諸侯云
乎周人之所以瞻焉者豈曰其為司徒云乎亦曰其
德之盛如金錫圭璧而已矣嗟乎衛之水獨淇也乎
哉而惟淇是瞻者竹惟產於淇也衛之君獨武公也
乎哉而惟武公是瞻者德惟見於武公也夫其瞻乎
淇也不以水而以竹孰謂其瞻乎武公也以位而不
以德乎蓋武公之有美德也猶淇之有美竹也竹莫
盛於淇故衛非無它水而人之所瞻不在於它水而
在於淇德莫盛於武公故衛非無它君而人之所美
不在他君而在於武公則德固可以不盛哉雖

問學也如切如磋其自脩也如琢如磨其惻慄之存
于中也瑟子憫子其威儀之見于外也蘇子恒乎此
武公德之所以盛撫封于衛則衛之人瞻之入相于
周則周人瞻之也士之後武公而在者克仰心而景
行焉德之盛不若武公瞻之者不若武公則吾未之
信浦江鄭君名淇字仲瞻命其從子射度以字說來
請鄭氏以義門望于當世傑然秀出群從中而端然
為義門之望者君其一人也君高尚其志廉於進取
非有爵位儕動乎人而人望屬之不以德乎則瞻之
實君既舉之矣又何以說為於戲君克舉夫瞻之實
而願欲聞瞻之說不猶武公不自睿聖而資在朝之
賢下至于師長士交脩之意乎此其以古人自任為

何如其德之進可涯也哉余不敏無能交脩於君竊
從瞽史之後誦所聞以塞請云眉山蘇伯衡述

鄭村致字說

太學書言格物致知其訓義至朱子而定然求格致
二字訓義必當本其為彼此立詞之意是為得之古
書凡言格如格于上下格于藝祖文祖以至格于皇
天上帝皆由此以格彼也言致有三如致日月致師
致夫致賢人之類為我在以待彼必至之詞如致
夫人致饋致身之類為推此以至彼之詞若大學之
致知則與傳記所謂致愛致慈致其敬致其樂者同
皆欲自盡而非有彼我之分也物有形迹知無限量
格彼之物以致此之知所謂物我一理明彼而曉此

之道也人心有覺孰不欲致其知而不信其要在於
格物天有父地有理人有倫動植有性情形體聲色
臭味下而器用有通塞之機安危堅脆之故觸於彼
而悟於此其妙有達乎神者不可以為在外者也是
以經言致其知而不曰格其物也鄭村名格冠而字
之致取諸大學夫成人之道大學之書備矣而始教
在此故曰伏讀太史氏字辭而衍其說云新安老生
朱亦述



p 32

報者義而已推其解服行於家者而盡心於國
則於其家益有耀矣豈惟有獲乎天鄭氏之顯於天
其有既乎哉故書以為贈行詩序洪熙元年閏七月
廿日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同知制誥脩國史泰和王直序

送詹事府府丞鄭公季用省親序

忠孝立身之大節也此時克舉寵命斯致焉有能若
是者浦江鄭君季用其人也鄭為是義門君為鄭氏
賢後昆學行之懿夙著教稱永樂初伯父林恭以監
察御史休致而歸

太宗文皇帝詔舉才子弟

一人君於是職司風紀侍從兩京幾十年

仁宗昭皇帝踐祚之初旁求俊彥以為春宮副君

復受知者以不為事階承直郎于時政化聿新大明
黜陟君既衣勅又得以其職封其尊公母為安人
今天子嗣大歷服一遵舊章以成孝理君又
得接例歸省以致寵命於其行也國子司業貝先
生宗魯率其郡之官于朝者詩以餞之謂余宜序嗟
夫士之立身也孰不欲忠孝兩致哉然亦有不得者
不可幸而致也今君以才子弟為良御史佐
諸皇賢輔導致身華要歷事三朝其忠於所事者
果何如耶及茲拜褒封之命以華其身以尊其
親以揚休教於人人斯亦可謂能子矣是則它人不
得幸而致者君皆兼有焉矧夫鄭氏之光由宋迄元
歷年四百歷世十有三長幼數千指共庖而饗庭無

之華照映史冊迨我朝錫福之隆顯白
益者則有若長史公林度御史公林恭翰林檢討
林美危冠大帶輝映一門而君之二親蒼顏白髮後
厝衰與如此是豈衆人所可幸而致者歟想夫君之
茲行也征飄飄風日踰千里孝思做切魂神為飛於
是登高拜家慶奉觴上壽衣纓後先方此之時鄰之
父老寧不為之稱歎曰賢哉義門之有子如是夫其
子弟亦莫不為之欽豔曰偉哉某之能子如是也若
茲則鄭氏之福將百世未艾也雖然斯福也
君時錫也繼自今尚期益力乃敢無忘
聖天子寵命則所以享有斯福者庸可既乎傳曰以
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貝先生曰題遂書之於玉之右

賜進士監察御史前翰林侍讀直學士羅汝敬序

重脩眉壽堂叙

金華之浦江義門鄭氏淳行孝弟自宋至元迄于我朝皆旌表其第僅傳三百餘禩矣天下之稱義門能慎終如始不墜先聲者殆一見焉且鄭氏傳世既久守德如故以言其人則有數千指之夥以言其室則有數千楹之廣中有正寢之堂曰眉壽高廣敞朗功不易致時遠物故未免凌風震雨之患長家者日感不寧乃於景泰癸酉之春謀及賢裔允初者用圖維新以免頽圯允初既領事率從子士定士衡輩悉心區畫課其章程教護屬工無一而不致其勤以故上不勞於長家者下不煩於辟子姓罔動聲色而事畢舉是以室舊益新適成其功而其上棟下宇之制榱

題梳節之飾如鼓而如鞀輪焉而奐焉翼翼狀而可
觀矣同是美君若瞻有通家之好喜其用心之厚材
幹之美和率徵予為文以增寵之予謂闕宮有恤實
實枚歌於魯人之頌似續妣祖築室百堵形於斯
予之詩闕宮脩而來俾昌俾熾之祝百室成而致彼
寧之禱是以古人於宮室落成之秋舉有以頌禱之
也今觀斯堂之作於昔尊於今匪直為觀美以榮維
於人蓋以其歲時伏臘燕享聚會予以盧其室發予
以言其所言于其語其所語無不於是焉雖然斯堂
之制固無闕宮之尊嚴亦無百室之寬宏而在人歛
非稱慶之情自不能已也予於允初賢林廷嘗接見
於昔雖未獲踵其門登其堂而其人之心賢知之悉矣

茲因吾瞻之請故得畧其事以為之叙
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儒學教諭山陰謝傑書

送鄭師卿還鄉叙

吾郡麟溪鄭君士信游太學之明年成化庚寅冬從
子師卿乃實舟泛錢塘涉大江來省士信於內舍敷
親親之誼於久曠也既而歷覽南都形勝軒豁其曾
襟又求四方豪傑交接之益廣其聞見師卿此行之
有所傳者亦富矣越二月士信命之還鄉迺執爵告
曰吾身倚門久矣汝其歸慰之謂吾將注選銓曹戲
絲庭闈可計日也又曰吾家禮義清白相傳垂三百
年于茲汝其語諸學姓恪遵先訓勿為私謀以乖家
範又曰允一立一隴一棗一梓皆先人之所遺者當

知必恭敬止之義保守愛護之焉時予聞其言遂作
而嘆曰師鄉不遠千里來省仕信諄諄告戒其歸可
謂兩得其道矣昔阮籍與咸不遇一竹林之存至今
人猶談其事况仕信之與師鄉其所以來省者其所
以命歸者皆名教之所繫也夫豈風流嫺雅者之可
同日語邪是固不可不書之也抑予又聞產崑崙者
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而生於故家者難為子孫
乎今師鄉年少質粹雖有志趾美前烈苟學于古者
一有不知而行於己者纖微瑕玷則人將十手爭指
以為祖宗不如此也而子孫可若邪師鄉知懼乎
此則當戰兢惕厲益富其學益脩其身益慎其行庶
幾益振鄉氏萃義之門予交師鄉之父叔有年矣於

其行也故既書士信之言而終復規之以此云
成化七年歲次辛卯春二月朔後三日同郡王汝書

安化尹鄭君仕信贈行詩序

曩予家食時聞鄭義門名舊矣嘗遊

京師始得其所謂旌義編者讀之心竊慕焉乃往
往從吾友王君允達道其事允達復出鱗溪集視
予曰鄭氏之所謂義者悉在是矣則益思見其人
而不可得庶幾得見其子孫明年春允達乃以其
子一世孫太學生仕信來見恂然不失故家風
範蓋猶鄭氏之賢者也又明年仕信拜湖廣安化
尹允達復率諸大夫士為贈行詩而屬予言為之
序嗟乎仕信豈待予言哉家之政可達於天下先
王之世能使天下之民皆趨於善者本諸家以治
之也後世治不出此然其賢者猶或施於其家而

其仁聲義聞亦時足以感動天下若仕信者親得其家之教又得民而治之其固將有所施乎雖然為恒人之子孫易為名家之子孫難蓋其所處之地既重則人之望之者益深望之深則所以矚其身者自不容不難矣則夫仕信茲行也又豈可恃以為易而忽之哉允達與仕信同里聞文獻之懿實為吾湖首稱初允達之以進士得中書也吏部恒以是為特選且惧其無以處仕信然則仕信今日之行又寧知非上之人所望於天下以轉移世道者乎予禮不能知敢質之允達作鄭仕信贈行詩序

成化庚子春三月壬辰

賜進士翰林侍講兼備

國史經筵官黃岩謝鏞書

贈鄭君仕信安化縣事序

吾夔浦江之美門鄭冲素處士之十一世孫曰仕信者為人言動弗妄外若和易而中甚剛介人望而知其為故家賢胄嘗游太學六館服其行及聽選寓京師又為薦仲士夫之所愛重今年春天官

卿請于

主授知長沙之安化縣事將行乃告别平昔相往來者若侍講謝君鳴治脩撰吳君原博皆為詩文以送之吾鄉之官于此者復謂予亦不可無言以贈予惟仕信生長孝義之家凡入手耳接手日而注乎心者皆無非詩書禮樂之教能推亦得於家者

見諸政事足矣尚奚予言為哉

高皇帝嘗語其先左庶子濟曰汝但以汝義門之事
頌之講說得非欲其以治家者治國乎况其家範
有曰子孫出任者晝夜切以報國為務蓋教士
上當忠矣又曰撫恤下民宜如慈母之保赤子蓋教
臨下當慈矣又曰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蓋教持己
當廉矣是曰忠曰慈曰廉之三者誠為治者所當
先而凡鄭氏之出仕者亦未嘗有不于此家教也
予聞其先經歷公咏則清減民租稅令公得則洞
寇索印至斷在手亦弗與尚書公沂雖俸祿亦不
所辭之數公之於三者又何如其用心哉今仕信
苟持此以臨安化而永無辱於其先將見百里之
民衣食以之足禮義以之興風俗以之變熙熙然
而無愁苦之聲惡有不被其澤者哉抑又聞先正
云立名節易保民節難蓋以人當氣盛志銳之時
固欲有所植立及其久也不能無變而往為庸
俗所詆誚仕信尚益以此自恐自懼守厥先訓繼
厥先德成厥善政而終始弗變可也孔不云乎居
之無倦行之以忠予敢誦此以為仕信贈予與仕
信累世通家相知深且久者故於其行乃歷叙其
家教而終復規之以此若夫贈褒揚嘉美之詞尚
待仕信政蹟彰著秉史筆者自能為傳以垂永
成化庚子歲春三月杓書

賜進士第中書舍人同郡王文序

送安化鄭明府序

故家大族積之久而寢隆、之極而稍替雖替也視他族猶為盛焉譬之大江洪河其發源深其流派遠其積之盛也聯絡百川會同四海其氣蒸而上者雲六合而雨九州斯其至矣而其支流之所縈餘波之所漫之猶足以潤百里而澤萬物亦豈他水之可比哉吾友鄭君仕信娶之浦江人也自其先冲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著聞聚族同場者歷十世合數千指踰三百年其源深流遠豈一日之積哉由宋迄元賜之號復其家表厥宅里登庸其俊良亦既盛矣自入

國朝褒崇函育益昌光一歲之拾絡繹於麟溪

之上當是時有為禮部尚書者有為春坊庶子者有為福建參議者有為監察御史者有為翰林檢討者有為蜀府長史者有為大理寺丞者其他尤不可悉數皆能建立事功以裨

治化而其慶者亦多以文學行義卓然知名嗚呼其至盛矣是非所謂雲六合而雨九州者耶然日則異月盈則食至宣德末家多故繼之以寇攘重之以回祿前之休烈不能不稍替矣然孝義之相傳文獻之足徵俊造之出庸於時者尚彬彬然非他人所及仕信蓋其一也今仕信以上舍釋褐擢知安化邑事吾知安化之民慕其家行不巖而自治有如萬石君家子弟之治齊者乎所謂潤百里

澤嘉者吾於仕信望焉他日政績彰聞超遷華
要增光前烈汲引後人則鄭氏之稍替而復隆者
又必有仕信始乎予獲交仕信雅矣固將贈之以
言况吾同年交王君允達之見屬也遂書以畀之
成化十六年春三月壬辰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四明楊守社序

愛日承顏詩序

麟溪之鄭母陳夫人年躋八袞矣其子仕球仕烈
仕信皆篤于孝當仕信以母命上吏部聽選而仕
球亦年逾五十與仕烈日侍養乎左右者尤不敢
斯須違早晚奉飲食候寒煖視顏色以承順之或
引諸孫嬉戲于側以取其一笑夫凡有可以得其

惟心者無樂不用其情其族兄仕遵文而有齒者
每稱之曰若二子其愛日承顏者乎傳至

京師而京師之士文士之遊即其所稱為題賦詩

若干首今年十月十二日乃夫人初度辰也仕信

以前詩裝演成帙俾二兄於是日誦以備篇為夫

人壽焉徵子序子首子聞揚子嘗曰事父及自知

不足者其愛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

愛日又聞朱子亦日常知父老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蓋謂日

者难得而易逝者也父母之壽日多一日則人子

事之日少一日孝乎親之至者宜何如以愛平日

而養之哉是楊朱之所云寔得孝子之心也今仕

球與其弟之所以事母者有如此亦廢幾揚朱之
所云而誠為近世之足稱者矣或者謂鄭自冲
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聞屢代旌表之在當時尚
化及童豎至於犬馬宋大史諸公皆為之著論矣
况二子為其子孫而克孝乎母乃其常事耳亦奚
足多常耶予曰不然家與國對古今一理也當國
步全盛時元氣融液教化流行固人有士君子
風及其久也而勢不若昔不有中興者為之竝立
扶持而欲保其不覆墜也又可得哉若鄭氏當建
炎及勝國及洪武其猶國之全盛時也自正統景
泰以往則不能無異于前矣故俾鄭氏中興而家
法不墜實賴仕球諸兄弟之所為何如也茲仕球

仕烈既以孝聞于鄉仕信入官在迹又將移孝為
忠著于世夫幹旋轉移乎一門之氣化而振動感
發乎良心其機正在仕球兄弟一念之孝也而謂
其奚足多尚可乎哉吾知夫人樂其有賢子也心
神舒暢永享期頤他日坐見

朝廷褒奉在昔旌異之典加諸仕球輩吾又當倡諸
斯文咏歌之重為夫人壽焉仕球尚益懋之弗使
予言為徒幸乎若夫人有柔靜懿德而自足以得
壽者已寓于諸什矣故略之

成化十五年秋八月朔後四日

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中書舍人義烏王汶序

贈大尹鄭君任信之官上猶序

浙之浦江白麟溪有巨族一門數百千指同居弗
異巽者十幾世矣由宋元至我

朝咸表厥宅里御書孝義之門賜之以寓優崇之意
由是四方遠迹之人皆稱義門鄭而其族子弟多
敦厚博雅克守家法予所識者重其名仕信其字
為義門十一世孫正義慶士之子早歲游邑庠治
龍經馳聲場屋入胄監與長洲吳君原博烏傷王
君允達最友善三人更相砥礪志在決科已而原
博發解京闈大魁天下入翰林為詞臣允達中甲
科居近侍獨仕信未偶知者惜之仕信惟安於命
不以芥蒂於懷可謂佳士有涵養者矣迨倅次銓
曹遂蒙長沙安化大尹之擢其治安化一以其行

於家者施於有政鞠育撫摩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以
誘掖獎勵俾其安於慈孝之天教化興行政平訟
理未幾以內艱解任去之日窮鄉深谷之民莫不
扶老携幼送之自非本於家政孝義之兩推孰能
然邪茲服闋政南安之上猶其友鄉進士周君宗
召輩重仕信之為人幸上猶之民之將蒙其惠澤
也相與徵言為贈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蓋家國一理齊治同機未有家齊而國不治未有
國治而不本於齊家者也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
家讓而一國興讓况鄭氏詩書禮樂之教孝友仁
讓之風其家童稚皆習聞之仕信得於家庭者有
素且以俊秀仰承

聖化有年其於脩己治人之術舉而措之宜無難者
所貴操持此心終始一致以施於安化者施之上
猶則上猶之民感化興起將無異於安化而於前
間人益有光焉且鄭氏之先最多显宦

國朝洪武永樂間仲與為禮部尚書仲辨為春坊庶
子仲持福建參議叔恭監察御史叔度

蜀府長史叔美翰林檢討允用大理寺丞皆仕信
諸大父也而任有司之職者尤衆悉能遵守祖訓

以沐

寵休仕信觀法於此果何在而不得哉他日躋宗陟
顯不特為義門之榮抑亦為

邦家之光

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秋九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侍講承德郎經筵講官兼

國史淳安商良臣贈

送仕信之序

往年中書舍人王允達以其友義門鄭仕信訪予
因請予詩贈安化之行安化子隣縣也仕信知安
化二年以家難去服闋舟

命得南安之上猶陳中書于章復與其鄉士請曰仕
信嘗有一日之愛其所欲聞者獨詩也耶夫義門
之在天下久矣宋之史傳元之國典我

朝之文章諸家蓋於此詳焉今慕其祖父則思見其
子孫見之而弗愛非人情也愛之而弗知所勉非

情之心也仕信之所嘗愛贈者若謝侍講鳴治吳
諭德原博李御史上常及允達諸公或因家政以
難於治如周書所陳或原家世以責其繼述如抑
氏所誠或歷舉居官蒞政之法如其家規所訓其
所以勉仕信者亦可謂至矣予雖欲有所說豈復
有所益哉獨念夫韓子有云君者吾之所賴以生
者也首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故寵我以官食我以
祿居我以廬室之安洽我以力役之奉固有以責
于我也在藩有一藩之責在郡有一郡之責在縣
有一縣之責縣令雖卑而民社其為其視藩郡殆
無以異也其所以責我者不可以不知也吾處而
忽之可乎哉今之為縣者曰哉令也為郡者曰哉

守也為藩者曰哉布政按察也體而念之者幾
人哉夫知民社為我之責則不得不盡其心知官
祿廬室力役為

君之賜則不容以不報矣仕信勉我詩曰夙興夜寐
無忝而所生書曰乃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夫
君之於親國之於家民之於子一也故以而是申
諸公之說仕信勉焉何嘗一縣雖天下可也
成化乙巳冬十一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奉訓大夫

經筵官兼脩

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麟溪集已卷

跋

記王雪龕詩下方

雪龕王公詩二章章四句為鄭氏義門作鄭氏自睦
 從發之浦江聚族而居者九世中書既表其所居曰
 義門且復其力役令無有所與公以至正四年春閏
 二月丙寅持部使者節下按至浦江問鄭氏之長其
 家者為誰吏以大和對時大和年逾八十公欲悉見
 而重於招致之乃命即家存問而進其群子姓詢以
 家規之詳委曲褒諭仍戒有司拊循而勿擾明日又
 俾縣主簿函詩注遺焉鄉人咸為之感動太息不已
 大和圖侈公為昭示永久爰刺其詩于石屬潛志諸

雪龕集卷之四

下方潛伏讀先儒程子釋皇、者華之詩有曰天子
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來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
於天下下國、教教是以光華也公由臺閣近臣
出將使指得一書不啻若已有形於詠歎樹之風聲
使屬部之內聞者莫不歡慕而知勸將見比屋之民
無非可封之俗其光華所及遠矣豈心鄉氏一門而
已哉公之先大夫秘書少監東巖先生以文章家知
名當世過庭聞詩蓋有自來潛不致其真品評獨取
夫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而、其如此公
名楚齋字元戴家于泰山之麓今、大夫俞淵
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烏傷黃澤述

題丞相義門詩後

記禮者云溫柔敦厚詩教也夫詩吟詠之辭何以
能教民如是我蓋其為道本誠性情不能無感於物
曰其有感而導之故入民也為深此古人成孝敬厚
風俗之道也詩之教今雖若久廢世之秉國均者有
能行之以為世勸不亦古之遺意哉燕只志、公為
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時欲辟浦陽鄭深為之、故深
日得給事左右公聞深家同煬至九世乃迺深問狀
深以從祖大知所著家範進公讀之至再喟然歎曰
是不為風俗之宗冕耶因頌高句麗金賢明以紙翰
至親賦詩一篇以授深且屬之曰吾自去離曾、不
事茲者九一十餘年今特為爾家發者非他將欲為
世勸也深再拜受而藏之未幾有

詔起公為翰林承旨越三月即大拜中書左丞相
予亦被

旨趣還京深以不見公者頗久附予舟以北行次大河之濱深升舟謁予具道公所以賜詩之意復出以相示請題其後予然後知公深得教民之本夫蓋公以元勳碩德出司方面之寄治署所統幾四千里山川之奇峭城邑之阜蕃樓觀之宏蕘非不可以明心鍊目放辭於吟咏之間而公皆卻去不顧今乃以深家孝義之故特發為聲詩以寵褒之非直寵褒之復曰將為世勸焉若公者可不謂以溫柔敦厚為教者哉四方之士有得公詩而讀之優柔諷繹孰不感激以孝敦厚風俗之道又將於是乎在九世同場

豈特於深家見之詩之為教不既深矣乎公名別鬼
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歹其氏也以開府儀同三司
自御史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鎮南服其功澤之在
人心者甚博他日當有太史執筆書之者茲不復云
祭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康里夔謹
跋字子山

跋鄭處士墓銘後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蓋宋晏穆所作穆字宣明本蜀
人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為文
章交而著有知非集行于世隆山李公伯強為作墓
表謂穆卒於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
月較之銘正作於是年豈其臨絕之辭耶嘉熙四年

五月六日趙與懃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當年八月
磨勘即轉朝議大夫今尚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
間所作無疑龜山揚公時每稱薛會通持已甚可畏
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時甚亦人有餽帝百番者不
見會通委而去直追至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也
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群疑辨二卷題云浦
陽長樂朱恠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謂恠之為人無
以考其詳倪距朱未百季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
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
山孫氏要之有所據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近至宗人
景仁處究理家牒并得此文以歸蓋鐫石時所搨本
也鼠蠹之餘幾欲堙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其志

予方從客飲即就案疏與之第恨老嫗不能多記考
最未精密耳足吾之所不足尚望繼予而執筆者焉
重紀至元四年戊寅歲冬十二月蜀山居士栢資題

題處士榿記後

世嘗稱故家喬木者果何取於木哉蓋木非百年不
能干雲霄百年則所閱三世尔取夫子孫能世其業
故能保而有之也里人鄭君達卿出方先生子碩所
作處士榿記示予記言處士植榿以期子孫義聚者
甚倍請予識之嗟夫處士至於君六世矣處士之晉
雖化於土而木固無恙非君兄弟之孝友不忘先訓
能若是乎木之榮悴義門盛衰之所繫也鄭君尚深
培而厚植之方鳳題

題白麟溪三大字後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脫公為浦江鄭大和書溪舊跡香嚴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大和二十六世祖之名也有諱淮者字季淵實白麟十九世孫由遂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統至大和凡六世大和後子鑑至挺又三世皆同居共財朝廷表為孝義門於戲溪流無終時公特書是以寵之者蓋將勗其門相為悠久哉字畫方毅酷類顏真卿視者孰不改容不待贊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冀郡歐陽玄敬

題字

州人功

題鄭氏義門家範後

太山王元戴出蔡湖東冠余以書屬之曰浦江鄭氏同爨者數世賢使者宜為風教致意焉元戴後行部至其家復回太息賦詩而去今觀其家規周詳嚴密雖唐宋名公卿素號有家法者亦不是過宜乎元戴嘆歎詠歌之不能自已也鄭氏之子孫尚世守之則永無隳廢矣御史中丞朶爾直班善于京師迎陽坊之寶惠堂字惟齋

題同前

嗚呼弃田壞而民得以去鄉里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屬鄉大夫州長之政弗脩而德行道藝無所興過惡者無所糾黨正族師之職弗舉而比伍閭族無所聯敬敏任恤者無所書上失其道則民散於下其所

繇來遠矣成周有國所以整齊其民範防周密教化
滌漉使之常知斯義守則世有其業違則刑罰及之
而無所自容當是時夫孰有以義稱者乎世衰俗微
生分異居至相視猶塗人然生不知親而死不知卹
矣於是有一姓數世總麻同爨又可不表章風厲以
興起人心而厚倫敦薄哉予為太史屬預脩宋史於
孝義傳觀浦江鄭綺氏未嘗不咨嗟賞慕也暨來江
浙宣政照磨鄭君彥平出示綺後家規五十又八條
今九世莫敢變護曰天之報施善人也而豈非家法
馮藉維持之力哉然則鄭氏子孫繩繩厥風而加緝
焉雖百世以傳可也至正六年秋九月廿八日河東
張翥書于史局

字仲率 德陽人
翰林修撰

題同前

家規一卷五十有八條東陽鄭君大和之所著大和
之七世祖淮与其二兄卜居浦江縣之白麟溪于後
鄉人名其地曰三鄭至淮之孫綺以來而家益盛弗
異居弗異爨者九世至大四年有司得里父老言達
于中書如今在其門而復之君乃著此書刻石于家
素得而讀之歎其區畫至詳防范至密為其後人長
慮卻顧者何其備也且其未始有規也猶能相保者
九世數百年况於條而列之若是宜乎其演繹之深
長哉嗚呼周衰而秦暴先王之灋大壞所以治其天
下國家者苟焉而已是以禮義堊微而綱常瀆亂將
胥為禽獸之蹄君子未嘗不為之慨焉永歎也而鄭

氏於其間卓然有志乎古歐陽子有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不信然與家規之書可與九江陳氏之家法吾臨川陸氏之家制並傳於世守而行之有不在其子孫者乎效君又能於族人之疏遠者為屋以居之分地以墓之於鄉鄰之乏繼者數粟以振之買棺以歛之可謂善推其所為矣則其意非直欲保其門戶於久遠者抑素又聞之宋端平中嚴陵錢氏作廣塾以泐艾其宗族之子姓鄉黨之俊秀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使風俗美而人才出以備朝廷之用顧不盛與吾猶有望於鄭氏焉臨川危素記字太朴

題同前

舊見揭集賢言天下義居之法莫善於九江陳氏予取觀之信然意士大夫家無有過之者矣今觀浦陽鄭大和父子所述家範教益加嚴法益加密實不在陳下故予評定鄭為最陳乃次之時陳留程子庸東平馬服卿咸在坐皆以予言為允但不知集賢之見何耳陳繹曾題

是同前

右東陽鄭氏家規一卷予讀之既作而言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蓋約民情而為之中制所以經紀人倫整齊風俗纖悉至備也稽諸載藉則儀禮周禮記是已禮失則入於刑者不殊貴賤親疏而一斷於法其失少思蓋聖人不得已也徵諸世則有所謂律

善者具焉是故學校之教行則民先讓官府之政行
則民弗爭自世教衰而民不興行則禮經徒在而世
一切視為窳言可勝歎哉律書獨行則推剽作巧羯
殘不均之道日多故律書不得不獨行也世之大夫
庶士有禮者乃制為一家之政令而自稱之且以
傳示子孫使世守之此陳氏家法陸氏家制鄭氏家
規之所由作也雖然維昔程夫子之言曰有闕雖麟
趾之意而後可符周官法度噫嘻誠哉是言也鄭氏
累先世不生今合族之長幼幾二千指其來京師者
予得四人交焉宣政院照磨齊平 宣文閣授經郎
仲幾 經進檢討仲舒太博掾仲潛皆照和易仁
厚而溫文暴慢雕悍之氣不設之弊貌雖麟趾所頌

公子振振然之盛者豈過之哉於以驗家教之使然
而家規之所以行也不然家規其文也抑必有視之
猶禮經之窳言而已為鄭氏子孫尚其有以知此乎
哉予本為規志也故弗以頌豫章王武謹書於破鼓長

題同前

予少時觀司馬公家範顏氏家訓朱子家禮及夫桐
木之韓花樹之常所著家法知中州前輩軌範未嘗
不同但世道日趨於下此意遂希濶鮮有聞有識者
每為之一慨今觀浦陽鄭氏家規則知舊人典刑尚
未泯也然合族而居原於家之有法家法之正又原
於詩書之漸磨見聞之誨貫以詩書維家空其齊且
穆也鄭氏九世一堂同食此固難矣世豈有家法如

此之正而町畦異處者哉唐張公藝雖曰九世同居
及高宗問其何以能若是則大書忍字百餘以對嗚
呼忍而後能如此心出於勉強矣其視鄭氏豈不有
所媿耶豈不有所媿耶廬陵桂隱劉詵書

題同前

鄭氏出於周司徒而支流布於天下吾宗實始唐榮
陽公後避五季亂徙於驢間吾徒括括與婺連壤走
間注來者言曰娶之浦江三鄭有孝義之家六世一
門同居合爨少長雍睦人以仁義名其里心甚慕之
至正己丑三鄭之裔宣政照磨平與予會京師講
宗好觀其為人如良金美玉世所珍貴既又見其從
子太傅長史仲幾 經志檢討仲舒如靈芝芳蘭

韻高遠義門多賢聚可見也齊平示予家傳蓋自宋
元符以來逮今九世當六世而貞和作義範七世而
子敬作後規合百十餘條貞和齊平之世父子敬則
貞和之嗣也細細詳明曉告諄切子孫多賢豈哉嗟
乎世情之不久也閭墻乖義在原敗恩釜箕之燃荆
花之析食議棘粟計生禽巢僅一再世真安厥居求
其久而不戾難矣薛孟嘗之善自處蘇清河之善處
人與天張公藝之容忍皆可感化流俗然其委曲將
順之意令人慨歎豈若貞和垂範俾後昆習而自然
者乎六世而上意簡而義備七世而下族廣而教嚴
由是而往孝義之澤未易量也予家自曾大父至余
子姪五世未嘗異門戶尚期蕃衍得規範而學行之

則鄭氏義門相望鄰壤間不其盛哉翰林檢閱宗人
鎮孫謹書於岐州

題同前

至哉禮為人欲之防也民鮮能久矣禮立而後義見
刑可措也農耕而士治養生送死無憾禮不可致
之此澤斬于戰國絕于秦農芸人之田士無所於食
樂歲若凶年家富賴窮暴煩刑不能遏侈僭凶宮覆
錄以之矧能克承有家傳之永世者何哉無是禮防
之具也乘与禱祝諸侯之書也唯晉楚有之他無間
焉日舊史而脩春秋豈得已哉故聖人有知我罪我
之歎而亂臣賊子懼萬世取為法謂周禮盡在魯豈
不信然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况春秋云禮云予觀

浦江鄭氏義門家範竊有所感焉鄭氏世德見于金
華宋濂所述傳中倍矣是書曰家範政不異宋賢相
司馬公家書鄭氏自遠祖綺而下至樞輦九世聚居
今太傅府長史深方抱經濟之才以贊股肱之治宜
推是範處民混然之中咸長長幼幼雖疲瘵殘疾榮
獨鰥寡之無告子之翼之則仁人君子之澤不獨稱
于既往而復見於今也何鄭氏家範云乎哉予方病
不能履地將歸林丘太樸應奉徵後序故欣然薰
沐序之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遠者圖謹
序

書鄭氏義門記石刻後

余作記時但依義居世次謂綺實來從及大和示予

宗譜則來徙者綺之祖淮也已為改定如別本後識
於此使後人無惑焉柳貫題

跋鄭仲舒字辭

古者冠而字三加皆有祝字之辭一而已無所謂說也蓋伯仲林季長孺次公之類非可以文義推求也後世始有以人之字不足配其名而為之說以易之者老泉之於兄漢東萊之於戴衍是也今人一字或至十數說乃古所未有浦陽鄭君名濤字秉常而鄉先生柳公改字之曰仲舒且以辭辨其義則老泉東萊之遺法也仲舒尚佩服之哉至正十二年春正月甲子同郡黃潛書

跋鄭仲舒字序

三代以上無言語文字之習謂其為文章易曰風行水上天下至及凡政教禮儀制度取雜出二不齊者皆人文也然風之遇水一也而時位不同水為瀦為漪歛之不盈沼沚而文之體立舒則為濤為浪散之弥滿四海而文之用行文之用行堯舜孔子之文章吾有與焉爾博文者勉之求之言語文字則臨矣陳燕書

鄭君系東陽人

題事蹟傳後

繹曾聞史氏之法在朝群臣自法從以上始得立傳其他則曰拜罷而書不然則略之唯布衣之士苟以孝弟行於一鄉則不靳而特傳之者無他重風教也浦江鄭氏九世同居法宜得書曾雖不每嘗執筆

後太史之後恐其事迹不顯無以詔方來乃為序記如右德珪兄弟以義聞已登宋史孝友傳中不書懼後也

書鄭氏義門傳後

余在集賢時困于博士吳公正博嘗移文言浦陽鄭氏九世同居事且陳其惇義習礼振族善鄰之行不一而足蓋公家蘭溪蘭溪距浦陽不百里公知之固深余雖浦陽人旅食京華者二十載鄭氏孝友之事雖能言之而不及公之詳集賢諸公方欲轉而上聞予適蒙恩南還遂至鄭氏家歷驗公之言無一不同者益見公之學識純正雖片言亦不易以許人也今觀宋景

應氏所著家傳正與公之所陳者合其可傳信不誣噫鄭氏之事然矣世之兄弟不能相容者獨何人哉集賢學士吳直方題

跋鄭氏存義齋所揭白鹿洞規後

右白鹿洞規一通凡四百三十有一言宋太師朱文公熹之所著也淳熙五年戊戌秋八月有旨堯公知南康軍公方主管武夷冲佑觀東萊吕公南軒張公力勸起之六年己亥春三月三十日始至視事冬十月即請于朝復建白鹿洞書院又憫當世為學之陋取聖賢切要之言為此規以示學徒公之設心何其盛也使為守牧者咸如公教道其有不振耶今去公雖久誦公之規儼若親承誨言於堂序之上入道之

務其先於此鄭君大和揭以示子孫其知所教哉前鄉貢進士吳萊敬題

游江人

題趙治書所蒙積善之家四字後

右積善之家四大蒙治書侍御尹宛丘趙公子期為白麟溪鄭大和作大和冲素處士綺之六世孫其家自建炎至今同居已九世非其先人所積之善則福慶被乎後人者未必若斯之遠且蕃也易中法言大訓可書者何限公特舉此以褒嘉之豈無意哉予見名門右族亦何嘗無所積或金縢之充物或布泉之流衍或四廬之廣拓當其意盛氣驕自謂可以傳之無窮曾未旋踵而人思起奪之矣嗟乎孰若大和之家積善以遺子孫哉積善以遺子孫縱歷百世誰得

而獲焉此公所以褒嘉之有若鮮也雖然靡不有切鮮克有終大和之來裔尚思無負於公哉公所書貞和蓋大和之自號也至正十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制宛陵黃師泰敬題

鄭氏譜圖跋

滎陽鄭氏與范陽之盧清河之崔隴西之李太原之王族望素著號為五姓宜其世系有所徵也此譜出司空貞外所定承傳次第明審可據實堪補史氏之闕鄭氏與宋寶之柳貫跋

題門前

立法以為講古君子之所甚重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五季之亂衣冠舊族亡其世謀多失其傳系獨宋河

南劉燁自北齊中書侍郎環雋至燁十一世俱可攷
當時皆慕豔之浦江鄭氏自漢初至今凡五十一世
不尤為可慕者耶鄭氏諸孫銖會旅京師出進士吳
萊所述國譜請題適核少暇日留寘齋中者頗久今
銖受命為行宣政院照磨將歸江南日書而還之
國子監丞陳旅識

題太師右丞相所畫竹後

右墨竹一枝太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部
鄭君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睿智識過人一日偶得
文與可竹譜卒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徧鄉節脈分
明皆與可法而筆意毫蒼與近代李蘄丘諸人所作
迥然不同愛常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為

長史甚得體相君雅愛重之故授以心畫云至正壬
辰九月初吉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右丞致仕冀郡歐陽玄跋

跋余庶訪所募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至正己丑夏余闕公自翰林待制來僉湖東海右
道肅政應訪司事明年庚寅夏六月辛丑行縣至浦
江察知鄭大和累世義居謂海右七郡未能再見書
五篆文以嘉之秋七月甲寅縣達魯花赤庶侯阿年
八哈縣尹奉符郭侯復亨縣主簿大梁劉侯師稷相
與樹碑于庭成公意也公唐元氏字廷心今其
也元統癸酉甲科進士文學政事皆為時所
史官東陽胡昉記

題同前

右東湖第一家五大蒙武威余闕公為義門鄭氏書
鄭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冲素處士綺以
來咸能守其家法為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為之弟者
必恭於其兄為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為父兄夫也
亦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
未有司既為上其事于

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辛丑公
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為之
低徊歎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湖水之東已皆按歷之
矣恒未見其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
告其善以為之勸哉乃為書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

孫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湖統有
七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
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富比封君貴
極公侯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
於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
厲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於兄弟之間而不能
以友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
夫婦之和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
不能必其九世之遠猶克守其家法而不墜者有矣
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籠吳越之貨寶不足以
為富羅鄉士之祿爵不足以為貴而其可富可貴者
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固宜為七郡

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
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
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或有所不為是將有
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
公之此舉豈但為鄭氏計哉七郡之民或猶懇獲戾
於公而况為鄭氏之子孫者鄭氏之子孫宜益敬守
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徒恃其門望之高而不念
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呼可不悲哉
公唐元氏字廷心余闕其名也元統癸酉甲科進士
由翰林待制出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里諸生戴良謹記

題浙省平章所書大字後

廟甚俾

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諸家長募勒茲石而
禘志其下方如此十一月庚午朔郡人王禘謹記

鄭氏義門文錄後記

之浦江縣鄭氏由始祖綺於宋建炎初聚族以居
六世孫文嗣其族益衆所食飲以鍾鼓為節男
列坐至三百餘口家規謹嚴動有常度由是內外
睦于鄉里至大四年有司以其六從同居上其
于中書移文部使者得實請諸
越四年春始命有司旌表其門閭至元仍紀元之

九年朝廷以太常博士柳貫與其鄉校羣士之請復其家

公也今九世而家益盛義門碑頌為之者故奎章閣侍
百學士虞公集也孝友傳撰之者故翰林直學士揭
公一撰斯也義門事蹟傳之者故編脩官陳公繹曾也
為秋門詩卷序之者今翰林學士黃公潛也又有鄭氏
亦不現一卷五十有八條著于其六世孫大和為之序
其石園子監丞陳公旅也續規七十條著之於其七世
孫亦欽為之記者翰林應奉危公素也虞公以為浙東
之言孝友者不能過揭公謂令人孝弟之心油然而
生而陳君又極口稱道以為有三代遺風雖漢石奮
有不能及者故觀諸君子之所稱道則足以見鄭氏
之孝義而有司之旌表為不徒然矣噫孝義在人本
諸心之所同然而世變末俗往往失之雖欲一朝居

至正十二年二月 詔拜翰林學士承旨月深帖

木而榮祿公為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江浙三月八至
鎮聞屬郡發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
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六字
以遺之方是時中區僭擾列郡繹騷公以宿望而勞
特被眷倚實承制行事以任蕃屏之寄軍旅之
殷劇財用之匱乏調度經營日不暇給宜若於此文
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之始首託翰墨以假
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取寄非一其目時制宜
於軍旅財用之間者國政所不可緩而扶世導民
興化善俗尤教道所當先者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
司徒所教之倫即民所秉之彛也而必待上之人有

以開牖勸飭之而後興起於為善所謂輔之君子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也况今方岳賜履所一提封
往往數千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夫日一家之古而
彰顯之以風厲乎遐迹使知一国之仁讓權輿於一
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之受命保釐東郊也
為政莫先於柱別泝隱於其善者表厥宅里而對之
風聲故民莫不慕而為善能不憚今公之於鄭氏
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為政者哉公蒙古人博
學而性剛正仕迨祐末天曆初兩遇貶黜愈黜而名
愈著迨

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頃公勸講

惟幄魏氏之諸孫以文學受知

有不可得者

朝廷著旌表之令敦未俗也然好名要譽者或不免
於其間而鄭氏聚族由宋建炎距今幾三百年以孝
義登名求叟者三人其實行所享蓋非一世求之今
日之旌表者殆未見其比而諸君子之所稱道若吳
者蓋亦其心之所同然者有不能已也昔張公藝在
北齊隋唐時亦以九世同居旌表其門史臣書之於
孝友傳首去今千載猶以為美談然予觀其書忍字
百餘以進高宗則其為術不過含容姑息以苟旦暮
非如鄭氏素有一定之規令宗族帖然心服而無間
也况公藝後鮮聞而鄭氏子弟率恂恂雅飭聞諸顯
者固已列諸清近餘皆績文泮行以表暴於時使吳

日奮諸事業著名史冊後世眇之豈不尤甚於今日
之望公藝耶予深期之故曰其微言而詳記之於虞
揭諸君子之後觀者苟因予言而知鄭氏之孝義由
鄭氏之孝義而得其心之所同然澆未之俗或繇是
一變使後之傳孝義者大書於篇端曰
有元孝義之俗由浦江鄭氏始則其為美又不但如
今日諸君子之稱道而已也平舟後人眉山楊椿子
壽記

家規後題

天下之難和而易乖者兄弟姊妹之間也兄弟雖同
其所出而有財利之分爭姊妹異姓萃聚而善妬嫉
兄弟姊妹之和家無不和也二南之化首閔睦正家

繇婦人始也其中難與來繁來頻挑夫諸詩則下至
諸侯夫人大夫士之妻以及庶人之室家莫不皆然
也常棣之詩具言兄弟之事及復而周密它如斯干
蓼蕭行葦類弁角弓諸詩亦莫不以是為言者兄弟
之難協固所宜致意焉人能和其兄弟正其妻帑家
法既治天下無難治之事矣故傳引詩而贊之曰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
教國人由此而觀之知所以治家之要道矣竊觀鄭
氏家規其每日省覲必申戒以毋聽婦言月旦望必
勗之以兄愛弟恭可謂得其要道者也宜其九世之
族而同堂以居共爨而後微其制法之善立心之遠
與吁家法之難甚於國法國法斷之以義齊之以刑

家法則息義無諉而一之以禮過嚴則恐傷息過寬則恐隳禮過奢則力或不能給過儉則情或不能堪稍或偏私則怨望繇起不能一日以相聚以故治家之法為尤難也且兄弟者連氣分形之人齊服之親也世之人猶不能不析財離居而況於三從四從之遠以至於絲絲之裔總麻袒免之殺以至於無服之疏而伴之乘居舍食與同產而未有室者無以異焉洵所難也或曰老釋氏之流紛糾異類微有懿親猶能羣數百之衆餉一堂之上矧夫親戚者乎是未察其所以然也彼為老釋氏之徒者無後顧以私其身無內言以惑其聽故易為聚吾徒則不然各室其室各後其後而欲舍已徇宗自非孝厚之至超出流俗

慈教先人之訓而克紹永世之傳者疇其爾邪蓋夫老釋氏之所為者二本而吾徒之所行者一本固不可同年而語胡可援以胥比哉鄭氏之合族以食誠曠世之希有也孟子書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使天下之人聞鄭氏之風而興起於友睦之道天下有不平者乎昔蘇瓊以兄弟難得產業易求之言感激其民而分異者復還夫舊况聞鄭氏之為乎家視一書匪獨行乎其家爰有補於世教者也蘭江徐元謹題 字君善

浦江鄭氏譜圖後題

江南諸鄭多出於魏元東大將軍泰及少府大匠渾泰生二子澄袁澄生二子贊獻贊太子洗馬生二子

宗蔽蔽生制制生迺迺生直直生應之生晉中書侍
郎疇之字孟宗娶陳氏生二子庠福庠字文序為孫
吳車騎府長史平難將軍東安太守值晉惠之亂出
於壽春晉永嘉元年八月十九日渡江居于丹陽郡
秣陵縣長年寺東至今遺墓存焉娶廬陵太守徐本
之女生二子平昭平字元先孫皓時以地討功拜南
平建晉三郡太守晉義興元年遷東陽郡信安縣墓
在今衢州泉山娶長山劉氏生五子望寵碑瑛濟望
字彥高始安太守生四子袞成忱哀寵字仲高臨賀
湘東豫章三郡守生五子超越邈雲政碑字對高散
騎常侍生三子聖鵠年瑛字文珪建威將軍生三子
皎耳雄濟字文護信安令生三子彭虬詠此為江浙

諸鄭之宗昭字文質晉時為泉建二州刺史曰留泉
州墓在今福州長樂縣西北白田山娶徐氏生三子
衡空慮衡字彥舉晉驃騎大將軍生六子瑋琰球珍
璣璣空字亡慮生三子詵諫詳此為七閩諸鄭之宗
至若渾之後裔則茲譜所載為悉而信之貴溪發之
浦江之所宗也予家太府鄉諱露及二從弟中郎將
諱莊別駕諱淵實以昭之子孫自候官徙永泰又自
永泰徙于莆之南湖浦江之鄭則宗白麟白麟渾之
九世孫也其裔分居南北雄之後人有名鼎字子鎮
者生三子諭縱儕鼎與斌卿之子庶同官于汴曰以
儕為庶後改名曰徽是則南湖之鄭與浦陽雖疎要
皆同出於庠之裔不但至泰渾而始合也今觀浦陽

譜特略泰一支不書予曰以家藏世系參攷而補其
闕若欲盡徵其世數則有鄭族源委圖在予不得詳
筆之也莆田宗人士穰書于京師崇教坊

題同前

浦江鄭君示予紀裔二書一曰族系記一曰譜圖譜
圖則今鄉貢進士吳萊撰族系記則唐司空圖所定
及鄭氏諸孫燮生馨所編者也自當時至白麟吳悉
以唐書宰相表為本白麟而下方參以族系記豈以
司空所定不足據而表乃歐陽公所作是以徵考耶
嘗聞父老言脩唐書時非一人歐陽則主紀志表宋
祁則主傳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為之方鎮百
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則王景彛為之所主

既異而不能相通故其蹊駁極有可笑者如傳中所
序天平節度使不過四人紀中却有八人舉此一端
餘可以類而推况宰相表其果可據耶濟南程益書

題同前

予嘗與閩之鄭為姻見其家譜所載幽公已無子立
弟繆公貽、又無子立弟康公、生高及宙高生肆
肆生成成生滕滕生據、生安平安平生徽、生紹
紹生堯凡十一世又載莊生瓌、生玄玄生弘弘生
起、生徽、生哀哀生質、生篤、生略略生遂、
生系系生順、生攀、生球球生韶凡十五世較之
此譜甚是不同今日鄭君仲舒請題遂記於此以俟
博學之士辨其是非也鍾陵林外書

書鄭氏義門詩卷後

余在集賢時嘗與聞

國政每以風俗未能淳厚為憂雖開明王道以道之
然未易家至而戶曉必待其久而自化也同里鄭氏
義居九世晨昏衣食有定規冠婚喪祭有常禮又能
積其餘以施宗族鄰里之無告者有司上其事于
朝已推其門憲使者行部又以詩寵美之當時名公
卿及往來賢士大夫又作為傳記贊頌且成卷軸嗚
呼盛哉昔張公藝陳褒以積世同居名著史冊若鄭
氏子子孫之能世守之則張陳豈得專美前古夫自
一人至於千萬人一家至於千萬家推而達之天下
皆能以義相讓則風俗之淳厚豈不易然也耶子亦

樂道人之善者於是乎書集賢大學士具直方題

家規後題

昔唐之張公藝累世同居然觀其對高宗老問書忍
字百餘以進則知其紛爭之心固未嘗忘特隱忍而
不發耳是奚足尚哉浦江鄭氏自建炎中聚族同居
歷九世猶一日也先君嘗官武義與浦江接壤誠固
已聞之後三年對父景淵乃為其邑大夫又二年以
書招誠自錢唐既至謂誠曰汝亦聞縣之義門鄭氏
者乎雖古仁人君子不是過也蓋注取則焉誠曰一
至其家入門見其長幼之序內外之別動靜之間進
退之際雍雍愉愉各有其則於是喟然嘆曰何家法
之善一至是哉其所以致斯之盛者抑豈無其道哉

蓋其子弟自童稚時即令就外舍習學俟其既長能
通與書一經及暗誦家規者然後冠之與成人之列
則其詩書之所漸染理義之所薰陶莫不省心滌慮
思保其家法而不墜結爭之心何自而生視張公藝
之隱忍而不發者豈自天淵哉嗚呼世之父子兄弟
不相好而相猶者聞鄭氏之義不少愧乎

朝廷之所旌表公卿之所褒崇士大夫之所稱道非
過也宜也誠孺子爾何足以言此曰觀其家範而有
感焉聊志其歆豔之私云高昌廉誠敬書字尚忠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民間出其晏宣明所作冲素處士墓銘
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為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

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崩壙
之餘憇其久而益壞也向已裝褫成帙請于待制柳
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
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為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
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族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
賢士之門第注注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
終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
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
以率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歆血示子孫毋分居致
使遺澤之滋至于久而不泯同門合登九世如一日
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
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况其嗣人宜其豐碩

衍裕而... 我親彼區區希榮徽寵於一時者又惡
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
之文以為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
之在... 不知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沒糞上不得
掩... 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
... 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
其傳哉君子敬者亦無愧乎為處士之子孫矣至正
己夏六月朔日里中子戴良謹題

鄭氏家範

予少適四方見人之宗族同居者衆矣齊有其氏者
子姓昭穆百餘口有司以數世合舉復之表其闢且
銘石述其友愛不廢之懿一日至其家見以蒿茨

其廬若界別而比處者問其里則曰是欲異而不敢
者久矣余為之慨曰有是哉風俗之難厚也後三十
年待罪成均有以鄭氏家範見貽者余瞿然曰雍睦
之道使久而不墜亦有術乎予向之所識使知鄭氏
之訓雖至百世可也且彼知其善而不知其教者歟
時與同列欲升諸

朝以風天下力弗能而止至正辛卯授經郎鄭深浚
常其八世孫也與僕同侍

禁閤朝夕從游者久一日語及其家世曰自我先世
之居白麟至我大父貞和先生為六世六世之胤名
皆從金金之生從水水之生從木木又生息矣食指
益衆家道益庶深輩又知讀書樂學而不踰越矩度

是皆吾先世遺澤之所被也初我祖著訓五十有八
條厥後繼世補其未備者又七十餘條既刻諸石又
錄諸木意實俾我子孫朝夕頌誦而不敢忘也吾之
所守久而彌固者如是李好文曰吾今而知聖王之
治天下也不外是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夫自身脩至於國治而天下平大
人之事備矣今觀鄭氏之書始於親親終於及物推
而至於接人應事官府間里曲折細微靡不詳盡非
致知格物者又能之乎語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夫子所以自謂也今人讀書
童而習之白而教之而不能措一事効一言亦獨何
哉今也有志於治者吾欲使之窮會稽之楮盡東陽

之竹聯章累册流播萬本俾四海人置一通心惟日
熟与化積化油然与三代同風不其偉歟翰林學士
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
太子諭德東明李好文敬跋字惟中至治壬戌進士

眉壽二大字後題

至正丁酉九月浦陽鄭深浚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湖
西憲僉將行自念先為授經郎學在

青坊常獲侍

皇太子研席今者遠役諒當入辭乃回宮臣以見既

見詢其南歸之由對曰老母年近八十思便侍奉是

以遠涉鯨波不敢憚勞也

儲君惻然願左右取近日所書眉壽二大字賜之蓋

以高其親之年庶以永其子之養也敬惟
皇太子天迪仁孝之性於茲一事二美備焉仁事親
之實孝為仁之本

皇太子平日視膳問安盡其愛敬之道於
二宮其以寧

君親之心悅
君親之志以漸

君親之壽也一旦推其屬類之感心成物之切
仁與孝不可勝用矣眉壽始見於豳風之七月若
眉有豪壽之徵也後屢見於魯頌之閟宮今鄭氏
淵東九世同懸旌表孝義之家也部使者興化美俗
之官深之斯行奉

元良心畫以歸心法之正大筆法之端嚴焜耀山川
新民觀瞻於是稱幽雅之兕觥效幽人壽君之敬而
竭其忠賦魯頌之鯨背保魯侯壽母之樂而遂其孝
繼今鄭氏忠孝之祚日熾而日昌其垂在此深也屬
玄述其實謹書之下方云是月二十四日丙申翰林
學士承 旨光祿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長沙
歐陽玄拜手稽首書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模勒刻置 宣文閣
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 宣文閣寶
而賜之授經郎浦陽鄭深浚常嘗侍
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夫金璧珠寶天

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有德賞有功於所
同尚者而不斬焉所以示恩也至於法書名畫遇彌
文之代時

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
學待從之臣不斬其所獨尚者而賜之所以示異恩
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 朝廷嘗旌之今浚常
以斯文又膺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世世寶之上
以無忘

聖君好古博雅之志下以無忘乃祖乃父遭遇之由
是以垂久遠矣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翰林學
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歐陽玄

謹跋

題同前

此 宣文閣勒石初搨本也

今上皇帝以賜文臣之在左右者鄭君時為授經郎
無 經筵譯文官故得與焉可謂榮賜矣嚴而歲之
以為世寶矧其翰墨之工有足法者哉草書凡三百
七十字真書凡三百五十五字黟南生程文祥觀

書鄭君恭名字解後

臨川陳伯柔父著鄭幹君恭名字解推言成剛柔正
直之德基於溫恭之質譬則成弓之能本乎幹質之
美亦可謂善為說辭矣而余觀之弓之良固由材之
美及乎用之也必以其道斯足以盡其能焉弓人之
為弓也柘為上而孔氏謂柘幹也則弓之美材未有

若幹者也取其鄉心而遠根者蠲之揉之角以輔之
筋以鞏之膠以和之絲以固之漆以堅之其材美其
工巧其為之時而其良蔑以加矣然弓主乎射射貴
乎中弓而不射猶無弓也射而不中猶無弓也是以
用之不可無其道也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
內志立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
可以言中此則用之之道也夫禮之中也志之正也
體之直也審也固也非恭而何夫惟幹可以為良弓
惟恭可與用良弓然則恭與幹豈無與乎守幹以恭
其有不聯乎又奚以比與為哉故夫以幹為弓其責
在弓人恭以用之以盡弓之能其責在射者而天下
之良工有天下之良弓必歸諸天下之善射者利其

能用之也古之賢人君子不惟其實有過人者亦惟
其能恭已焉耳質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恭者我之
所以自成者也賢人君子之所以自成其德與射者
之所以成弓之能其道一也故曰孝子如執玉如奉
盈洞洞屬之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孝子之事親仁人
之事天亦一道也孝子仁人豈過為是恭也乎哉蓋
或不恭則我之所當為者必有所怠忽我之所固者
者必有所桎亡天雖與之以賢人君子之質終亦不
免鄉人之歸矣其與有良弓而不知所以用之之道
以盡其能者豈不相似乎林恭在鄭氏羣從中質粹
而學優最名稱其家交之久未見行已有不恭也若
此所謂能自成其德者歟反而驗之不有得於伯柔

之言則有得於余言矣眉山蘇伯衡書

題鄭氏孝義門集後

浦陽鄭氏同居共食歷世十傳歷年三百吁盛矣夫
其所以致是者何居物則民彝極天罔墜知其理之
而體之以公故合千萬人為一人閱千百年為一
爾一有私以間之情欲萬端不能一日聚族而居
何望其傳世之遠歷年之久若是哉雖然無本不立
無文不行觀其家規前後二錄所以防範維持誘掖
獎勸良深美意並行不悖家道之隆夫豈無自而然
孟子有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先儒程子亦謂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世
降俗薄人心不古迺今於鄭氏見之真一家之成周

三代也諸鉅人名士形之歌詠見於敘述亦其良心
之所感發惟欣愛慕而不能已於言爾然自宋建炎
迄于今中間陵谷變遷桑海易置雖巨有力者不能
以善其後而鄭門旌表屹然照映前後得非孝悌之
至天道與神明扶持之力乎予與太史公宋景濂同
在書局出此編見示俾贊一言予惟表卓行傳孝義
史氏之職也屢書不一書當自此始予何言姑識此
以為後日起本云番陽逸民操琬拜手敬跋

題鄭氏麟溪集

至正辛卯予分教胄監時祭酒李公好文擢為青宮
諭德閣曰宣文堂曰端本日與儲君講論其中宮有
學凡近侍貴戚重臣達官之子咸在學設授經二人

金閨深邃天顏咫尺非儀容醞藉學有經術者不得
預茲選友人鄭君浚常用大臣薦出入禁闈幾二年
周折規矩君子躋之每休暇聯轡從容觴詠交久而
敬不衰浚常發之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之裔也至浚
常八世矣既而予忝長兵曹從事戎幕得識浚常之
弟仲舒檢討於行伍間仲舒才名酷似其兄而浚常
由吏部員外郎除浙西僉憲奉檄南歸焜耀閭里諸
公贈言珠玉璀璨可謂榮也已勢殊事異陵谷變遷
故家喬木靡不顛覆而鄭氏一門巋然獨存孝義之
澤流芳演溢彼司造者殆陰有以相協厥居也欤不
然河其子孫之多且賢也噫唐虞比屋可封之俗泯
而成周表厥宅里之令著所謂樹之風聲者亦聖人

綱維世道興起人心之幾也然漢唐以來紀傳所載
若萬石君家之謹厚卜式兄弟之讓財唐張公藝之
九世同居蓋不多見也求如鄭氏之繼述之善代不
之人又安可以同日語哉元年丁未予告老寓洪于
時浚常之弟仲纖來為西省管勾間嘗邂逅示其家
所藏麟溪集一編予苦目疾令人讀而聽之知其家
世次第訓誡有條起居有序出內有司懲勸有則茲
其孝義之大槩也至於風紀嚴實之章朝廷旌誥之
命國史書之文人詞客序贊之詠歌之織悉備舉夫
奚庸贅雖然抑獨無一語以復仲纖乎夫孝為仁之
本也而仁必有後義事之宜也而義則有功有後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德垂後裔可大則功加于

時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斯鄭氏之謂欤予宦游南北不二十年而識浚常之昆季飄然若河東之三鳳况其一門義聚食指數千吾固知碧梧翠竹間必有覽德輝而鳴朝陽者亦猶麒麟之在郊藜矣豈唯閭里之榮抑亦邦家之瑞也仲猷尚其識之哉臨川黃昭謹序

題鄭氏先世遺墨

右鄭氏先世遺墨二幅今春官尚書仲與之伯祖伯父所書也凡戒飭其子孫脩諸已者無不至施諸人者無不周積善以順天理謙退以處富貴皆賢哲君子所以垂教於天下後世者余既讀而歎之因念弱歲嘗誦虞文靖公撰鄭氏義門頌及黃文獻公歐陽

文公所撰之文珠炮玉轉光彩照耀嘗仰慕之後備先君子見潛溪先生宋公于

京師寓第先生稱鄭氏行義縷不絕口余今忝掌春官而鄭氏之宗方與余同仕蓋今尚書致仕仲與公也夫以數年仰慕之久與同官聯事之親而獲讀其遺訓烏能默無一言以廁名於後耶夫貞松生於千仞之崗者積厚之所致也今鄭氏同居十餘世子孫綿亙數百人人皆慕之而不知其先世之積之厚蓋如此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必觀是卷而益信焉永樂二年春孟燈夕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天台李至剛書

同前

余自蚤歲由國子生奉命之金華道經浦江登鄭氏義門與其族諸君子一見如平生交留連數日其家法之嚴其孝義之篤目之不覺使人興起別數載景仰不能忘焉永樂元年獲與春官尚書仲與公有同寅之好偶出此卷以示余乃其伯祖伯父之遺訓也伏觀敬齋尚書李公所跋孝義之蹟抑揚反覆備矣及矣則余豈容喙哉姑寫其夙昔登其堂目其事之梗槩以紀歲月云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維陽宋禮書

同前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人恒言之而先蹈之者無幾亦有門地華顯者金縷充物貳生饒裕矣當其音

得氣驕酣羨於慾樂奢靡踰度又厚自豐殖巧事兼并以為子孫計曾未旋踵貴富已不可保而貲產為人所有者比比皆然今觀鄭氏所藏先世手澤二紙惟以賑窮儉約為訓何其立心之仁而貽謀之有道也世之美鄭氏義門之懿際曰有禮法以防範之賢於張公藝之忍孰知其有出於禮法防範之外者益有以培之衍之也觀於此二帖可見已嗚呼天之報施善人大易垂訓至矣人何其不念哉抑余有感焉昔九江陳氏亦奕世同居遭至元兵亂族姓靡有孑遺鄭氏當天造草昧之時浦江被兵之初向非總兵政者宣德意而師行以律重義門而曲加存撫幾何不罹九江之暴哉予忝史氏頗知其詳益知積善有

報餘慶未艾不但為天之所佑而國家稱遣之恩良厚矣嗚呼為鄭氏孫曾者其毋忘二老之訓而益懋勉之以報國恩以迓天佑雖傳之百世可也予官南宮獲與仲與尚書公文承屬余誌之遂贅書於左方東魯鄒濟

同前

義門鄭氏浙東望族也以詩禮相傳子孫弗替今觀二帖迺鄭氏先世所書前一紙貞和先生書後一紙青棟先生書也貞和教子孫讀書濟物為重青棟示子孫慎德處約為貴讀書所以窮理濟物所以行仁加之以慎德處約則人道為無愧矣夫一家之內人道無愧何富貴之不能守哉彼謂之以闕闕燬之以

珠玉子孫行險作偽以隕其家聲者雖曰子孫之過亦先世導之者非其道耳然則鄭氏子孫之賢不亦宜乎昔有人勸柳世隆為子孫立業世隆曰子孫不才將為事府如甘才也不如一經鄭氏其殆世隆之徒歟於戲賢矣永樂四年三月初吉延陵王達善跋

敬題

錄賜熙寧故事并

睿製詩後

古者取士先德行後文藝尚矣後世異古德行或不之取而惟文藝是先豈古人意耶趙宋治邁漢唐於取士一事深合古意當熙寧初選諸王宮教必以朴孝老成行義無缺者充其故何哉夫行義全則德性

趨年老成則學問充足俾斯人日與游處薰陶漸

錄錄踪消邪聞正言行正事講授有方而宗室有益
宜趨宗之多賢子孫也

聖朝法古取七一遵宋制浦陽鄭林度來為

學藩教授蓋所謂朴學老成行義無缺者

殿下間嘗錄賜熙寧故事以見 期望之遠復示

睿製又以見 寵異之深為矧度者堅定德性有以

輔其

君之德充足學問有以廣其

君之學使宋儒不專羨於熙寧取士不媿於古昔而

勸講引翼不負於宗室則斯文與有光榮豈特鄭氏

一門而已哉

永樂丙戌八月丁酉左長史臣明善敬書

敬跋

錄賜

太祖勅文後

右 命桂彥良職王傳

勅書一通并翰林承旨宋濂跋語皆

賢王殿下錄以 賜教授臣鄭楷者也

王若曰彥良純篤無偽簡在

帝心遂待以王佐之任爾楷繇義門之胄學行醇篤

擢任斯職孰曰不宜於是自

崇寧王府遷于

華陽王府蓋欲仿諸

朝廷之待彥良者以待楷焉臣楷拜受之餘裝潢成

卷出示臣獻謹拜手稽首言曰

國家所以待儒臣者于以崇國本守太平也故凡侍從經帷必得純正之士以成輔翼之功若夫綜理

庶務特其細爾臣記音良曩者勸講

東宮允先聖先賢格言大訓有繫於誠正脩齊之要者必啓告再三至於密運嘉猷多所裨益

太祖皇帝嘗目之曰汝可為帝者師及致政而還安車養閒以壽終于家迄今鄉里仰其光儀咸以為不

可及今觀措之雅德溫恭威儀慎重誠可為王者師也朝夕啓沃一出於正他日藩屏邦家與東

平河間比美令聞未必不由措之助焉逮夫名遂身退歸老故鄉尤信夫前人為有光矣臣於彥良為同

鄉且有師資之益於措為同寮復有鄰郡之好又烏

能不以彥良所以事

上者期夫措哉古人云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

之後雖盛而不傳臣於此竊有願焉謹書以識于後

紀善臣王處拜手謹書

敬題同前

教授臣措本金華義門鄭氏醇厚長者名聞京師推

賢尚德實出

睿衷

聖天子即位之年奏摺令職初勸講

崇寧王府後二年序遷

華陽王府

親王殿下命錄

太祖高皇帝命桂彥良職王傅勅書故承旨宋濂跋語以賜臣楷頓首受而竇藏之臣聞古有道之君識治之臣講求法制以定國家必求雅德之士純正堅確不作聰明之人以守之然後子孫享有天祿傳之無窮是故卷阿矢詩必有孝有德者以為羽翼穆公悔過漸之無他技者尚有利哉此皆貽謀之遠也

恭惟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創立鴻基收攬英豪以為腹心爪牙勇者奮其力智者効其謀故能電掃羣雄混一區宇變夷狄百年之俗復三代禮樂之風及夫封建大藩為萬世盤石之宗選任輔相不采一時之譽而屬諸質實無

偽之老儒所以諄切誨諭者又如是則

聖人之經制大略可見矣臣楷以旌義之族孝友之

望十世于茲矣首蒙授擢

宸章煥爛復寵嘉之一時際遇可謂盛哉夫彥良奉

天子之勅楷受

親王之賜前後一揆

君王顧遇之意必有在矣詩曰示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夫豈責效於文字言語間哉紀善臣李子儀拜

手謹識

敬題同前

洪武戊午歲

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為晉王右傅

太祖皇帝親製文以勅之謂其心淳不詐善學孔孟故以王佐之業期之時翰林承旨臣宋濂恭題其後永樂丙戌秋

親王殿下以

崇寧王府教授臣鄭楷

華陽王府教授特命錄

高廟勅彥良者賜之恩至隆也楷拜受裝潢成

卷紀善臣李子儀既題其下復以臣讓為同官俾識

之臣惟

聖帝明王欲其後嗣之賢者雖暫御之臣亦必慎擇

况學焉而臣者乎苟得慈祥篤實之人而與之居則

興起善心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

莫知其所以然者臣愚昧雖不是以上揆

睿衷然楷之為人誠無媿於彥良矣

殿下以

高廟之待彥良者待楷楷豈不思所以匹休於彥良

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殿下知人之明也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楷忠

國之心也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臣讓等亦有紫焉

教授臣黎讓謹識

敬題同前

周勃木強人也漢高器其重厚而卒致安劉之功仁

義迂闊言也太宗行之數年而卒成貞觀之治則

高廟之教臣彥良

殿下之命臣稽得無意歟夫天下國家
帝王之重器也傳之

聖子神孫帝王之大事也然必待學以養夫正庶乎
德日以崇業日以廣而負荷之重無難處者矣其所
謂學初不規、於記誦辭章若世儒之為也實涵養
本源之所繫觀

高廟之慶彥良

殿下之處臣稽蓋有在哉臣用臧拜觀三復不勝激
越謹再拜稽首而繫以詩曰

先王之教四術是崇詩書禮樂春夏秋冬味道之腴
服義之衷優游涵暢明德之功惟我
親王時敏遜志惟古是求惟仁是詣萬生

明哲淵純徽懿於古誰似高辛才子惟我

親王謹擇師臣不尚才俊不貴慤懃敦善而讓履禮
而醇

王衷可掇講席可親

王曰於戲來前爾稽維昔程頤經筵嘉話言溫氣和
開陳痛快觀感薰陶漸涵日邁予嘉爾稽旌義之家
淵為爾考孝德莫加爾繼爾述悃幅無華若昔

高廟親敷彥良淳而不詐故紙循常聰明無作靜安
是將予用錫爾爰冀爾則

高廟有言祖訓是式予用錫爾輔道貴德昔呂希哲
暨范淳夫一意涵養宋德以腴爾其勉、翰懇稱予
稽拜稽首臣德無似敢竭鄙誠夙夜淬礪

聖訓昭、先疇哲哲踵武前規庶幾備位臣觀臣措
秉德不回恭承

上命跼蹐徘徊用本臣措松泐駑駘贊揚
庠學內外兼該教授臣曾用臧蓮述

敬題

錄賜鄭司業庠人事後

右鄭司業庠人事永樂四年四月辛未
錄賜教授鄭措然亦異矣儒者於鬼神事不輕道中
庸所謂洋洋如在左右特以著誠之流動發見者亦
曰有是理而已非真以為有聲色容體可以交於人
也至於董永遇仙女與共償絹又何神哉語曰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史傳所載尚多有之非可以一槩論
也則夫善人而有默相之者何足怪哉鄭司業欲與

同舟共處薦於友誼則於人倫厚矣其初異人相之
卒享上壽垣固有之公教授生於義門孝友忠信白
首相從入侍

賢王所以輔養

君德有不在言語之間而雲翰寵臨又以同姓壽
考者期之敬老尊賢至矣且司業家食而已豈若
授從容經幄日賜珍膳則夫司刀匕者又豈待
於異人而

君臣遭遇盛矣執盧陵李予儀書

敬題

問義門遺儀

手教後

永樂八年冬十一月

賢王以為祭祀之禮版位儀式古今不同宜依故家

禮直述令易知易行於是命紀善臣子儀臣彭伴
讀臣立我教授臣楷即通英堂取唐宋諸家禮儀據
家社會萃考正日給於膳乙夜猶遣內侍賜茗果
傳教慰勞羣臣惶恐無以稱塞厚恩既而以義門
鄭氏十二世同居景跡為有禮法特命教授條錄
歲時祭祀冠婚喪葬慶吊之費延師待賓給公上睦
鄉里來姻姻送迎宴會之儀以及閨門內外飲食防
閑之道長幼相聚訓告之詞無不曲盡其疑者嚴於
至當而後已遂每事各為一節每節各為一圖明白
簡易雖王尺童子執之於以行事五禮之用固已得
其大槩而於今行儀注朱子之說咸不悖焉既具藁
上進

手教褒美有拱壁無前之歎謂可行之天下豈特鄭
氏子孫為然又令黃白麟溪所居門無堂宇深廣
之制園池徑術出入之方僕隸寢處廐庫滂浴之所
微而草木必記其名曰使我夢遊其地又今世之華
胥也嗚呼何

賢王之景慕一至此哉臣聞匹夫而化一鄉者有矣
然皆立則慕用沒而已焉同居九世者有矣義方之
教不聞而姑務為含忍乖爭矯偽之情勝則渙然矣
故夫愛憎予奪之私忌慢邪辟之志唯禮可以已之
冲素處士以禮率其家歷十有二世三百餘年而不
變人豈惟嗣續之賢有禮以維持之也故公藝之後
無顯人而冲素之裔公卿俊造接武于朝是宜為海

內禮法之宗也然非
賢王之顧問不能昭其世德之懿非教授之博雅不
能盡其品節之詳其論是師其文是尚臣等與於詩
論之末後其簡易不口且習焉膠於陳跡固已合乎人
情倣乎禮義推而達之信可行於天下矣遂拜手而
書其左方年月日紀善臣李子儀記

程